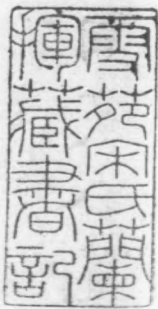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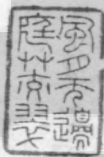




毛詩集解卷第八



朱曰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

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周武王以封太公望地

理志云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湯時

有逢公栢茂商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于此地

至周成王時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

父是為太公師古曰武王封太公於齊初未得爽

鳩之地成王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

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孔曰齊世家云

也岳佐禹有功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望其後裔

曰漢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臣瓚按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淄水臨其南及東以丘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遂為大國乃使召公命太公曰東

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齊由此得專征伐今青齊

離淄等州是其地也鄭曰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浮烹為齊之變風始作○曹曰烹哀公而周懿王使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徙都薄姑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孔曰哀公不仁癸公子當懿王時○陳曰哀公荒

淫留色詩人本其事出於衽席之失助故作詩以

思古賢妃黃曰周宣王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起宣王曰寡人之罪夫何辜遂勤於政事以成中興之功觀此則夙夜警戒賢妃正女所當然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朱曰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

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孔曰朝上既

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毛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

人御事君所之禮云大師奏雞鳴於階然其實非

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

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李曰心苟存焉則聞蠅聲以為雞心不在焉則雖雷鼓在側而不聞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朱曰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毛曰東方明則夫人纚

聽朝○孔曰按列女傳稱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

嚴謂朝於夫也士昏禮注云纚緇髮纚廣充長七尺笄今

時簪此再告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

朱曰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爾雅曰薨薨衆

也○朱曰甘樂也會大夫朝也此三告也言當此

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羣臣之會於朝

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蘇曰羣臣之會於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

事是以為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為憎乎曾曰

之子子憎庶無○王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情也

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義也范曰聖人順天地陰

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為夙興之節至於蟲飛

薨薨則不獨以急於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

之修身不以有事而蚤無事則晏其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音旋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

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范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

也哀公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閑於馳逐

為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

哉

子之還兮遭我乎徂乃刀反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

我謂我儂許全兮反

毛曰還便捷之貌徂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儂

利也○鄭曰俱出田獵而相遭也謂我儂譽之也

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王曰並驅則遭我又非

一人而已前漢地理志引詩云子之營兮遭我乎

囷之間兮顏師古注云毛詩作還齊師作營囷山

名也字或作徂亦作囷音皆乃高反釋文曰徂崔靈恩集注本

作囷○董曰考於地記囷徂囷皆山名在齊之郊故諸書或異

子之茂兮遭我乎徂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

我好兮

毛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狃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毛曰昌盛也臧善也○朱曰山南曰陽○爾雅曰

狼牡獯乎九牝狼舍人曰狼牡名獯牝名狼○陸

兒啼聲以誘人其猛健者去數○東萊曰當是時

十步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齊以游政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

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

一夕所能反哉周遷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

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直據刺時也時不親迎魚敬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毛曰俟待也○鄭曰我嫁者自謂也○毛曰門屏

之間曰著孔曰爾雅云門屏之間○鄭曰素為充

耳所以縣音旗者或名為統孔曰統即今之

織之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毛曰瓊華美石○鄭曰尚猶

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縣統之末所謂瑱也孔曰尚謂

尊尚此物而加飾也○張曰充耳○張曰侯我言非一物先以纒塞後以玉加之

夫之侯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

庭於著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侯於堂於庭於著

而已○孔曰於著於庭於堂止是有先後不宜分

為異人○東萊曰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侯

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

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

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

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

侯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乎而

鄭曰青統之青○毛曰瓊瑩石似玉

侯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瓊英乎而

鄭曰黃統之黃瓊英猶瓊華也○東萊曰昏禮婿

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婿乃先往侯于門外婦

至婿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

親迎故但行婦至婿家之禮侯我於著乎而此昏

禮所謂婿侯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之時也侯

我於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昏禮所

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  
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  
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者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  
也

釋文曰或作刺衰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刺襄公

詩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

赤朱反

我即兮

毛曰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朱

曰履隨也○鄭曰即就也○朱曰言隨我而相就

也○程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匿莫容如朝

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詩人以東

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歐陽曰在我室兮履

我即兮相邀以奔之辭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闈他達反兮在我闈兮履

我發兮



毛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闔門內也釋文曰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闔○未曰發行去也謂隨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直遙反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

挈若結反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鄭曰挈壺氏掌漏刻者孔曰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壺盛水器也挈者縣繫

之名置箭壺內以為節而浮之於水上今水漏而刻下○程曰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

○李曰觀人之政者見其一失則逆料其餘也○

東萊曰號令不時此一語贅蓋見詩中有自公令

之之文而妄附益之爾

東方未明顛倒都老反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毛曰上曰衣下曰裳○鄭曰自從也挈壺氏失漏

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為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

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

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東方未晞音希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力證反之

毛曰晞明之始升○未曰令號令也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反俱具不能辰夜不夙則莫音暮

毛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為藩

園○朱曰瞿瞿驚顧之貌○毛曰古者有挈壺氏

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程曰柳柔脆易折

之物折之以為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

見之則躩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

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李曰言不能時節其夜

也之晚也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

詩而去之

鄭曰襄公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孔曰襄公諸兒

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

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

歸止曷又懷止

毛曰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

山蕩徒黨反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王曰謂文姜曰齊

子也而潘於齊 ○鄭曰婦人謂嫁曰歸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 ○孔曰文姜由此道而歸魯既曰歸於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呂曰上二章罪襄公所謂曷又懷止曷又從止者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泆何也下二章罪魯桓公所謂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也

葛屨五兩音亮冠綏如誰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

曰庸止曷又從止

毛曰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庸用也朱曰用此

道而嫁 ○朱曰從相從也 ○呂曰貴賤各有耦也于魯也

屨與屨為耦雖五兩之多各相耦冠綏之雙自為

耦也襄公文姜非其耦猶冠屨之不可雙也

藝麻如之何衡音橫從足容其畝取七喻妻如之何必

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居六止

毛曰藝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孔曰獵是

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謂既耕而東西踐躡繫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故知是

摩獵之也。○朱曰：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然

後可以得麻。人之欲娶妻者，必先告之於父母，然

後可以得妻也。今魯桓公之娶文姜也，既告而成

禮矣。鄭曰：娶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曷為不能禁制？○東萊曰：

鞠養也。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

正禮納文姜，當蚤裁制之。曷為又養其姦而至於

極也？故後章曰：曷又極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

得止，曷又極止。

毛曰：克，能也。○朱曰：極，窮也。○李曰：析薪者，必用

斧，亦猶取妻者，必用媒。既以媒而得之矣，曷為使

極其姦。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

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音甫田維莠反年九。驕驕無思，遠人勞心。怵怵。音刀

毛曰：甫，大也。怵怵，憂勞也。○揚子曰：田甫，田者莠

驕驕，思遠人者心怵怵。蘇曰：無田甫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盛矣。無思遠

人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矣甫田則必自其  
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思遠人則必  
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稂稂居竭反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未反

毛曰稂稂猶驕驕怛怛猶怵怵也○東萊曰驕驕

稂稂皆稂莠侵陵嘉穀之狀

婉於阮反兮變力轉反兮總角古患反兮未幾居豈反見兮

突土訥反而弁兮

毛曰婉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卍幼稚也○釋

文曰方言曰凡卒相見謂之突○毛曰弁冠也孔曰

周禮掌冠冕者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孔曰言有童子婉變總

聚其髮以為兩角卍然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

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為成人○蘇曰總角之

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有所必

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

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東萊曰苟由其

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修

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甫田甫三章章四句

盧令音刺荒也襄公好呼報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  
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福鳳焉

孔曰網小而柄長謂之畢掩兔之網也曹曰古者禽獸多或  
為人害故包犧氏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本  
以為人除害而已後世雖廣為四時之田意不異  
此而因以寄軍政焉  
皆所以修民事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毛曰盧田犬孔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  
是盧為田犬也○朱曰令令犬領下之環聲○毛曰言人  
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

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

其聲令令然陳曰此詩與孟子言今王田獵於此

欣欣然有喜色同意○朱曰此詩大意與還略同

○蘇曰時人以田獵相尚故聞其纓環之聲而美

盧重直龍環其人美且鬢音權

毛曰重環子母環也孔曰謂大環也○朱曰鬢鬢好

貌

盧重鉞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

毛曰鉞一環貫二也偲才也朱曰偲多鬚之貌傳

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筍

古口反

刺文姜也齊人惡

烏路反

魯桓公微弱不能

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釋文曰桓公執亦名允隱公弟

朱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扞物故防

閑有禁制之意○孔曰閑控桓也

敝筍在梁其魚魴

音房

古顏反

齊子歸止其從

才用反

如

雲

毛曰興也筍所以捕魚也梁魚梁也○陸疏曰魴

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魚之

美者○胡曰毛云鰈大魚孔穎達引孔叢子鰈魚

其大盈車鄭云鰈魚子以魴鱠為比則鰈非大盈

車者亦非魚子蓋魴鰈鱣及唯唯者皆魚之可制

者也為其筍之敝敗而不能制者也文姜本可以

防閑而制之由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致文姜

驕伉而難制也○張曰反歸於齊也○毛曰如雲

言盛也○楊曰其從如雲其從如雨言從之者衆

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

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筍在梁其魚魴魴才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陸疏曰魴似魴厚而頭尤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

曰魴魚得魴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

謂之魴或謂之鱮○毛曰如雨言多也

敝筍在梁其魚唯唯惟癸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孔曰唯唯魚行相隨之貌○毛曰水喻衆也朱曰

從之者多如水之流也

敝筍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

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朱曰按春秋魯莊公之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

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普各反簞第音弗朱鞞反若郭魯道有蕩齊子發

夕

毛曰薄薄疾驅聲也簞方文席也車之蔽曰第諸



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孔曰謂以革蔽車之後戶也鞞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謂路車以皮革為本質其上又以翟羽為之飾

也發夕言離於所宿之舍○蘇四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

四驪力馳濟濟子禮垂轡乃禮魯道有蕩齊子

豈開改弟

毛曰四驪言物色盛也孔曰襄公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駢驪之色濟濟

美貌垂轡轡之垂者灑灑衆也齊子豈弟言文姜

於是樂易然東萊曰齊子豈弟蓋於此而樂易也美惡不嫌同辭○歐陽曰

文姜安然樂易無慙恥之色也

汶音水湯湯失章行人彭彭必亡魯道有蕩齊子翺

翺

董曰汶水有二出泰山萊蕪者西南入沛今須城

之汶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淳于縣今濰

之東南有大汶小汶即此是也○毛曰湯湯大貌

彭彭多貌翺翺猶徜徉也○鄭曰汶水之上蓋有

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孔曰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公賜季友汶陽之

曰文水之北尚是魯地襄公入魯境也○李曰言行人之多以見其

無恥也

汶水滔滔

吐刀反

行人儻儻

表驕反

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毛曰滔滔流貌儻儻衆貌○朱曰遊敖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

於宜反

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

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

子焉

釋文曰莊公同桓公子○李曰大宰問於子貢曰

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

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後世乃專心於此

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

昭公習威儀以亟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成帝善

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能制趙氏之橫雖多

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猗嗟昌兮頎

音祈

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

兮射則臧兮

毛曰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朱曰抑而若揚

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王曰趨踰之巧也○鄭

曰臧善也。○朱曰極稱其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其母也。若曰惜乎其特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侯不出

正音征兮展我甥兮

朱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

明也毛曰目上為名目下為清○王曰儀既成兮言其威儀之

備也○朱曰侯張布而射之也○毛曰二尺曰正

孔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周禮大射則張皮侯而

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以絲畫為之侯身

長一丈八尺者正六尺侯身長一丈四尺者正

方四尺六寸侯身長一丈者正三尺三寸其外

之廣雖不同其內皆方二尺王射五正畫中朱次

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孤卿大

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正之言正也

射者肉志正則能中亦為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

捷點射之難○鄭曰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朱

曰言稱其為齊之甥也而又以見其非齊侯之子

此詩人之微辭也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雪戀兮射則貫兮四矢

反兮以禦亂兮

王曰變壯好貌婉好眉目也朱曰目清而眉揚故

選齊孔曰善舞齊貫中王曰貫四矢乘矢○鄭曰

於樂節也

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范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以防淫故卒章深非之○東萊曰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蓋稱莊公弓矢之精可以禦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說者或謂詩人諷莊公當用以禦亂非也是詩譏刺之意皆在言外一章歎其威儀技藝之美也二章復歎其威儀技藝宜為我甥也三章復歎其威儀技藝可以禦亂也嗟歎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毛詩集解卷第八

毛詩集解卷第九

魏

朱曰魏國名本舜禹故都曹曰舜都蒲坂禹在禹

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

其地陘隘前漢地理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故其

注云故魏國城南山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

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

詩也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鄭曰一帝

時猶存是周初以封同姓左傳曰虞虢隗滑後為  
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鄭曰當周平桓之世魏之

毛詩集解卷第九

元年晉獻公竟滅之。曹曰獻公以今河中府解  
其地封畢萬畢萬畢公高之後也

州即其地也。○朱曰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  
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

也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

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曹曰魏晉皆有

儉嗇之風然其詩若作在晉獻公并吞已後則其俗

漸已荒侈此詩每刺其君儉勤故知其作詩在未

并於晉以前也然序皆不著其時君無得而知之

葛屨俱具反刺褊必淺反也魏地陘音洽隘於懈反其民機巧

趨利其君儉嗇音色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范曰魏俗所以機巧趨利如此者君心之所為也

故是詩惟刺其褊。○張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

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

迫隘計較毫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

沮如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衍反女手可以縫裳

要於遙反之褌紀力反之好人服之

孔曰糾糾稀疎之貌來曰糾糾意○毛曰夏葛屨

冬皮履摻摻猶織織也。○朱曰女婦未見之稱也。

○鄭曰裳男子之下衣。孔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

曰諸母不漱裳惟舉裳不○毛曰要襖也。襖領也。

漱則衣可漱明裳為賤○范曰好人女而未婦為

孔曰要裳襖領為衣○孔曰服之整治之也。○

容好者也。毛曰好人之好○孔曰服之整治之也。○

鄭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孔曰新來

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毛曰婦人三月廟見然

後執婦功。○范曰非特使之縫裳而又服要襖之

功其儉嗇且急亦已甚矣。○蘇曰君子之為國致

隆而極廣為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

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

縫裳及其成為婦也將安使之矣。

好人提提徒兮宛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掃勅帝維

是福。心是以為刺。

毛曰提提安諦音帝也宛辟貌朱曰宛然婦

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蘇曰讓而

孔曰不敢當○朱曰掃所以摘髮用象為之貴者

主故就客位○蘇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

之飾也。○蘇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

之飾也。○蘇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

毛詩集解卷之

而可以賤事使之與然福者以為為是無益故為其益者而至於縫裳也惟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鄭曰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扶云沮子預如如預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得禮也

孔曰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通

彼汾沮如言采其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毛曰汾水也說文曰汾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蘇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

如其漸反接廉如者朱曰汾水名沮如水莫菜也孔曰

莫菜者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鄭曰無度人繅以取繭緒五方通之謂酸速

言不可以寸尺孔曰寸量也是子之德美信無度

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耗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耗車之族是也○朱曰儉嗇不似貴人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反戶即

朱曰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

范曰英者草木之華也○鄭曰公行者主君兵車

之行列孔曰公路公行一官也晉成公官卿之適

族杜預云公族其庶子為公行趙盾為軫車之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

異乎公族

朱曰一曲謂水曲流處○毛曰蕢水蕢音也孔曰水蕢

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鄭曰公族主君同

陸璣示今澤蕢也葉如車前○鄭曰公族主君同

姓昭穆也孔曰左傳曰晉荀會變厲韓無忌為公

姓同汾沮如三章章六句

園有挑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

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范曰魏君儉而不取嗇而不施君不能發政施仁

而民亦無以趨事勸功上下相離君民相棄君獨

行之於上而臣民不以為非此詩所以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殺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程曰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為殺興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謠

誦詠之為謠毛曰曲合樂曰歌徒歌謂之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即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未必合樂也重言人不知者不思耳其情至深切也○王曰

儉而非之則疑於驕○朱曰彼不知我心之所憂者反以我為驕慢而曰彼君之所為己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重言其誰知之而曰蓋亦勿思蓋曰此之可憂較然易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

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曰棘棗也○鄭曰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

中以寫憂程曰行國猶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范曰謂我士也罔

極言責君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音朔侵削役乎

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鄭曰役乎大國者為大國所徵發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毛曰山無草木曰岵孔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

山有草木也岵山無草木也○陳曰岵也岵也罔也皆山之高处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

耳協韻○鄭曰無已無懈倦○蘇曰上猶尚也○毛

曰旃之也○蘇曰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

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張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念已之心

之焉深切也 ○孔曰我欲行之時父教戒我曰嗟予子從軍行役之時當早起夜寐無得已止 ○朱曰尚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

陟彼此起音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毛曰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曰王曰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無耆常志反寐也 ○東萊曰母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毛曰山脊曰岡 ○蘇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孔曰謂土田阨隘非謂無居宅也 ○王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者方伯連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庶民保其

常生周道衰疆陵弱衆感寡天子方伯連帥無以  
制之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疆此詩所為  
作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張曰十畝之間場圃之地又曰周制國郭之外有

投十畝以毓草木○孔曰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

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

用妨○毛曰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

者或來還者孔曰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孔曰

魏雖地狹民稠未必即然舉十畝地以喻其隘隘

耳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兮行與子逝兮

毛曰泄泄多人之貌○東萊曰橫渠指桑地為場

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

有近郭園廛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

乎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魏既削小豈容尚

守古法容或數家共之也况詩所謂十畝者特甚

言之爾未可以為定數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待丹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呂曰君子小人相為盛衰小人肆而君子窮此所以不得進仕也

坎坎反若感伐檀兮真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力纏

猗於宜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兮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音縣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反七丹兮

朱曰坎坎用力之聲曹曰檀木堅忍故伐之之聲

檀木可以為車者寘與置同○毛曰干厓也○董

曰河濁而在岸之干之側之滑者清也○毛曰風

行水上成文曰漣孔曰釋水云河水清且漣漪大

瀾雖異○朱曰猗與兮同語辭也書斷斷猗無他

技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獨為人猗是也○毛

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鄭曰胡何也○毛曰一

夫之居曰廛孔曰謂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遂人

曹曰三百廛為田三萬畝以漢志準之畝收一石

有半三百廛之所收當四萬五千石昔孟子辭齊

卿而宣王欲使之養弟子以萬鍾孟子以為辭十

萬而受萬是大國之卿其祿之多者至於十萬鍾

少亦不減萬鍾六斛四斗地較三百廛之數與

之下卿也然下章三百億其數與三百厘甚相  
遼絕故知詩人情性之言亦不甚拘於名數也○

鄭曰冬獵曰狩宵田曰獵孔曰狩獵取禽獸之通

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中候云

秦伯出狩駟賦云從公子狩未必皆冬獵也

朱曰貍貉類鄭曰貉子曰貍○曹曰說文以貍

鄭曰彼君子者伐檀之人○毛曰素空也○朱曰

餐食也○東萊曰君子伐檀以自給也坎坎伐檀

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悠然於河之干

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也國人見君子在不

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

禾何為而積汝未嘗狩獵貍何為而來汝獨不見

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者乎

朱曰遂歎彼君子者不肯無事而空食人之食則

此無功而受祿者之為空食而可賤明矣○南軒

曰此詩蓋譏在上者無功德於民而享其奉故以

不稼而得禾不獵而得獸者為比非必欲君子稼

穡而後食也公孫丑以君子不耕而食為素餐其

為詩也亦固矣其將至於為許行之徒之論故孟

子闢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

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蘇曰河非用

車之處朱曰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為車而行

而無所用以比君子進德修業將以有為而不遇

其時○南軒曰為有用之物棄置河濱徒與河水

之清連相映而已猶君子之不  
得進仕廢放於林谷之中也  
之河上非車之不能勢不可也若夫漸裳濡軌苟  
以求濟則君子有所不屑矣

坎坎伐輻音福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

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朱曰輻車輻也伐木以為輻也直波文之直也蘇曰

水乎則○鄭曰十萬曰億三百蓋言禾秉之數孔曰  
田方百里於今數為九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  
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三百億與三百厘三

百困相類若為釜斛之數則大多不○毛曰獸三  
類故為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也

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

穡胡取禾三百困丘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鷓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素門反兮

朱曰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毛曰淪小風水

成文轉如輪也韓詩順流而風○孔曰困圓倉○

郭璞曰鷓鷓屬○毛曰熟食曰飧說文曰水洗飯

則食飯飯不可留故夕則以水洗  
而食之薄於朝食尚不敢素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反呂驗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孔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反古亂女音莫我肯顧逝

將去女適彼樂音土樂吐樂土爰得我所

鄭曰碩大也大鼠孔曰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毛曰

貫事也○鄭曰逝往也○朱曰爰語辭也○鄭曰

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顧眷我往矣將去女

與之訣別之辭○朱曰今將去女以適彼樂土而

得我之所也○東萊曰三歲貫女蓋言魏君梧克

民當去之久矣姑事之至於三歲而莫我肯顧也

猶書所謂天惟五年須暇之之意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

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范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上

不以為德而反蠶食之所以去也爰得我直者欲適從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戶毛反

毛曰苗嘉穀也○范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為勞

也○鄭曰郭外曰郊之往也○毛曰號呼也○張

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為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國人

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絕也故著其情於

詩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者也末章誰之永

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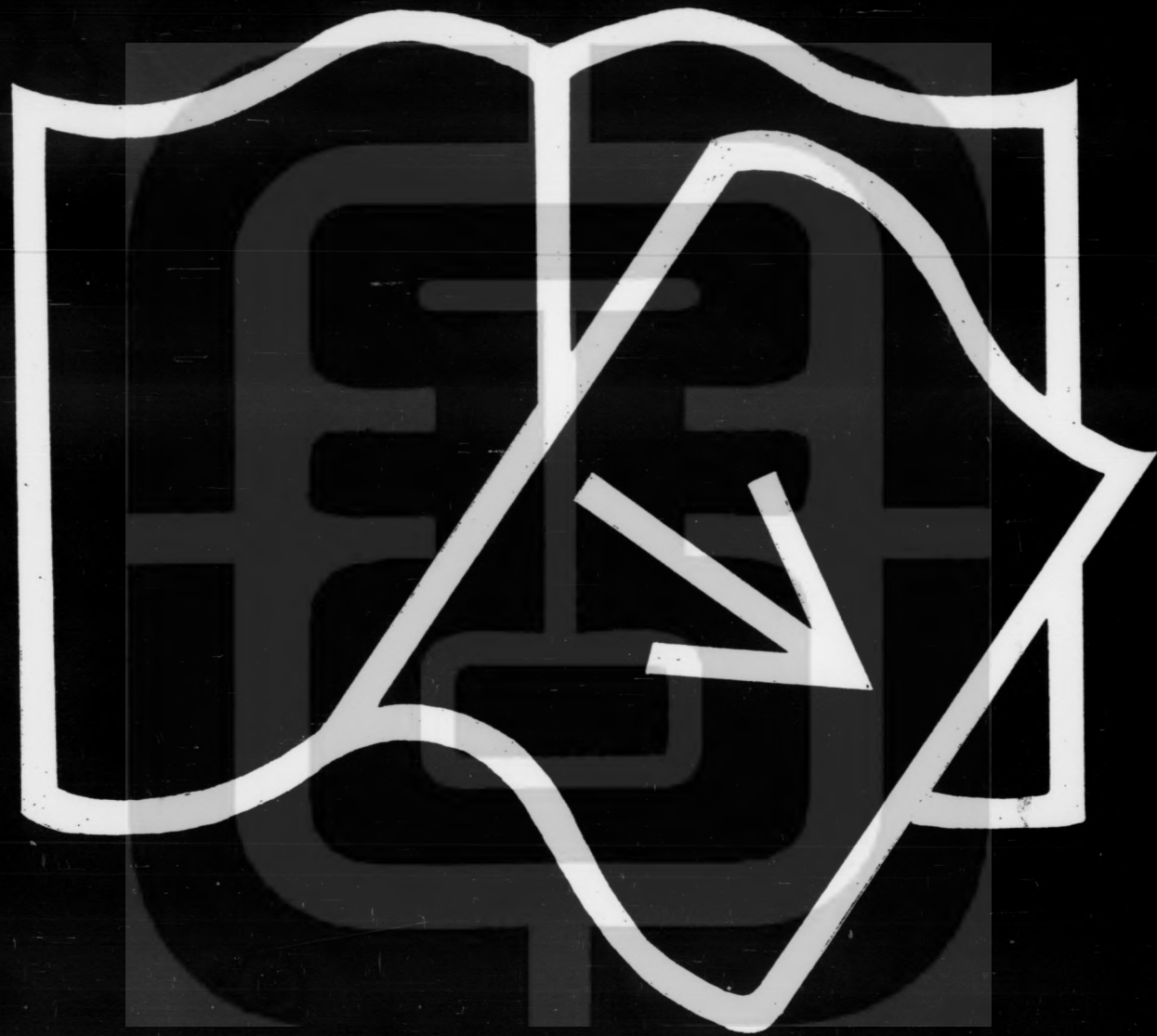
者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毛詩集解卷第九





原件短缺

卷10仅存卷端1页

毛詩集解卷第十一

秦

朱曰秦國名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烏鼠山初伯  
 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潯居西戎以  
 保西垂其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  
 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封為附庸而  
 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  
 魯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鄭曰至秦仲  
 作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

公以兵逆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  
 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  
 立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  
 興平縣是也○前漢地理志云天水隴西秦隴西國名  
 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室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  
 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  
 行及車鄰駟職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  
 事曹曰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故秦詩多言戰鬪田獵之事

○朱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  
 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  
 者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  
 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實無鄭  
 衛驕墮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  
 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彊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  
 力農而成富彊之業也論至於此以見厚重者之  
 可與有為而又以見上之導民不可不謹其所之  
 也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孔曰秦仲以字配國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  
南軒曰讀車鄰駟馘之詩則立國自其始創不過  
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於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  
於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

毛曰鄰鄰衆車聲也朱曰密聲白顛的顛也孔曰的顛也白也顛

額也額有白毛○王曰白顛蓋仲之名馬若驊駟盜驪赤免的盧之稱○李曰君子

指秦仲○毛曰寺人內小臣也○范曰寺人所以

傳內外之命孔曰按夏官小臣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小命天官

天子自有小臣王命寺人主內令不主王命矣

○燕禮云小臣戒與者則諸侯之有小臣亦應傳

君命此說國君使人傳君命者天子脩官故外內

異職諸侯兼官故內外共掌也左傳說晉獻公使

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宋平公之○李曰令使

喪使寺人傳達君命是亦禮之常也

也○朱曰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

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蘇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  
也○南軒曰寺人之令若今之通謁者也令者役  
使之稱未見君子者得以令寺人則其謁之無壅  
可知矣若後世居上者有不察則其來見已者蓋  
反為寺人所令矣○范曰君  
臣相信故其下得以使之也

阪反音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嗇反田節

毛曰興也阪者曰阪說文曰阪山背也○曹曰按前漢地理志隴西郡有隴坻

師古曰隴阪也即今之隴西北郡在隴之西故曰隴西三秦記曰其阪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

則阪者固秦地之所有也下濕曰隰琴釋文云弦樂也嗇老也八十曰嗇○蘇曰人君之有禮樂猶

阪之有漆隰之有栗也○孔曰君臣事簡故並坐而觀鼓瑟鄭曰君臣以閑暇燕飲故能相安樂也○范曰今者不樂

恐失時也○李曰逝者與日月逝矣之逝同皆言其歲月之往○東萊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

相親之故也今者不樂逝者其嗇悲壯感慨之氣也秦之彊以此而止於為秦者亦以此段曰秦人

以簡易相親其後既得天下乃為尊君卑臣之說上下否塞而亡然則興國之規模其可廢哉今者不樂逝者其嗇急功利樂

不安之意皆在其中矣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朱曰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三詩集卷之二

四



駟職反田結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為

孔曰莊公生襄公○朱曰秦自非子以來世為附

庸及周幽王為犬戎所敗秦仲之孫襄公救周有

功平王賜之以岐西之地於是始命為諸侯○曹

曰冬田曰狩田之大者也始命而能狩侈之也

駟職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眉翼反子從公于狩

朱曰駟職四馬黑色如鐵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

服兩駮各兩轡而駮馬內兩轡納之於鞅故惟六

轡在手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孔曰襄公乘此

鐵色之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

而已不須控制之也○又曰叔于田云兩駮如手

言進退遲速如御者之手蓋御之良也此云六轡

在手言馬性調柔御者不勞提制在手而已蓋馬

之良也○呂曰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

庶人者也此詩稱其始為諸侯未必能用賢但人

君之奉稍備云耳曹曰所謂便嬖足使令於前者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捨拔反蒲末則獲

毛曰時是辰時也○朱曰牡獸之牡者也曹曰祭祀之牲

不用此皆辰壯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  
以孔曰獸之供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孔甚也

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

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為中殺六御所謂逐禽

左者為是故也董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自左膠而

而射之達于右耳本為中殺自左脾而射之

達右翮為下殺孔曰家語論天之車云括而羽之

曰拔括也鏃而礪之以鏃為首故拔為末

曰左之而舍拔無有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

善也曹曰所謂命中也○段曰吾為之範我馳驅

拔則無不獲焉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音車鸞鑣反載反儉力驗力歇

許謂驕反許喬

蘇曰四馬乘馬閑調習也輶車輕車所以驅獸所

謂驅逆之車也夏官注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

僕所設非君所乘曹曰○朱曰鸞鈴也效鸞鳥

之聲鑣馬啣也○鄭曰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孔

乘車以鸞在衡和在軾曹曰馬動則○毛曰儉

鳴與車軾之和相應此言御不失節也

事已畢故遊于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  
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駟馘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  
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李曰按史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  
莊公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殺幽王驪山  
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然則西戎者秦之臣子所  
不與共戴天之讎也襄公承天子之命者以報君父

之仇其所以不能自己者豈忿忿之心哉明人倫  
述天理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此襄公所以能用  
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聖人刑錄之意其  
示人也深矣春秋之義大復讎而與討賊亦是意  
也

小戎錢淺反收五棗音木梁音梁鞞音反游環脅驅陰鞞音胤

鑿音沃續文茵音因暢音反敕音亮穀音谷駕我騏驎音之言念君

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毛曰小戎兵車也董曰天子元戎諸侯謂之小戎宜也伐淺也收軫



有續制之處白金沃其環以為飾也。○孔曰：鑿沃也。非白金之。名謂銷白金以沃灌。○孔曰：文茵車處綴環於其端以白金沃之也。○孔曰：文茵車

中所生之禡也。用虎皮有文采也。暢長也。○朱曰：轂所以貫車輪者。孔曰：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曰暢。○毛曰：騏騏文也。馬左足白曰鼻。○朱曰：君

子婦人目其夫也。温其如玉美之之辭。板屋者，西

戎之俗以板為屋。孔曰：地理志云：天水隴西民以

屋也。毛氏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伐戎故也。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孔

曰：襄公率國人以討賊，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

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

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騏，音是。中駟，反。花。驪是，驂龍

肩。順允之合，鑿以履。反。古。穴。納音。言念君子，温其在邑

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孔曰：孔阜，甚肥大也。騏馬之青黑色者。○鄭曰：赤

身黑鬣曰駟。中中服也。○孔曰：黃馬黑喙曰駟。驪

黑色。○鄭曰：駮兩駮也。孔曰：車駕四馬在內，兩馬

○朱曰：盾干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

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孔曰角以木為之而謂之龍角是畫龍於角也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為車蔽也以釧環之有古者鞅駟內轡也置釧於

軾前以繫鞅故謂之釧鞅亦銷沃白金以為飾也孔曰釧鞅謂白金飾皮為釧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常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駟馬欲入則偏而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鞅者納駟內轡繫於

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為釧也○蘇曰駟之外轡則御者執之○朱曰邑西鄙之邑也○曹曰温其在邑者猶言在

彼和平無患若也與爰居爰處爰喪其馬者異矣○朱曰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

念之極也

伐駟孔羣音求矛鏿徒對蒙伐有苑虎教亮鏿鏿

漏膺交鞮二弓姑弘竹閉古本滕直登言念君子

載寢載興厭厭於益良人秩秩德音

朱曰伐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

於馬之旋習也○鄭曰孔羣者言甚調和也○孔

曰公矛三隅矛也刃有三角鏿鏿矛之下端平底

者亦以白金沃之孔曰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鏿是矛之下端者

當有鏿也銳底曰鏿平底曰鏿毛氏○朱曰蒙雜言鏿鏿者取類相明非訓為鏿也

也伐中干也盾之别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  
 工也美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注云干櫓之屬言  
 辨其等則盾有小大左傳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  
 蒙之以甲以為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為中干干伐  
 皆盾之别名也○曹曰龍盾合而載之於軼  
 以蔽車則蒙伐當載之於車中以蔽御者○毛曰  
 曰虎虎皮鞞弓室也○鄭曰鏤刻金飾也○毛曰  
 膺馬帶也○朱曰鏤金以飾馬當胃帶也○孔曰其  
 謂膺上有鏤是以金飾帶若今之婁胃也○蘇  
 曰交二弓於鞞備折毀也○朱曰閉弓槩也儀禮  
 作鞞緹繩滕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

之裏槩弓體使正也○孔曰既夕禮說明器之弓云  
 之於弓裏備損傷也○毛氏言閉紕也說文云紕  
 然則竹閉一名紕也○毛氏言閉紕也說文云紕繫  
 也置弓於紕裏以繩繫之因名紕為紕所紕之事即  
 緹繩是也謂以繩約弓然後納之鞞中也○曹曰  
 角弓弛則體反若不○朱曰載寢載興言思之深  
 繫紕則不可復用矣○毛曰厭厭安靜也○蘇曰秩秩  
 而起居不寧也○李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  
 有序也○李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  
 秩秩然有序今乃從征役而不反我思是以思念也  
 曹曰德音嗣續不失條理蓋有常者  
 也與五日為期六日不詹者異矣  
 小戎三章章十句

兼反古怡葭加音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劉曰必曰未能用者尚庶幾其有時而能用之也  
○黃曰不棄周禮所以存魯未能用周禮所以亡秦也

蕪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迓音從之道阻且長迓游從之宛在中央

毛曰興也蕪蒹葭蘆也孔曰蕪似雀而細高數尺  
曰秦地近黃河蒹葭牛食之肥彊蘆葦也○曹  
水草蓋興所見也 蒼蒼盛也白露凝為霜○朱

曰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毛曰逆流而上曰迓迓順流而涉曰迓游○鄭曰宛坐見貌

○歐陽曰蕪葭必待霜然後堅實秦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蘇曰蕪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彊勁

然後堅成可施用於人秦起西陲與戎狄雜居本以彊兵富國為先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哉然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祖於勝利而不知義至商君厲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殆有以○歐陽曰取之矣○曹曰此詩人之識微矣哉  
所謂伊人者斥襄公也南軒或曰所謂伊人謂有禮之人也謂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逆流而上則道遠而



不能達欲順流而下則未免困於水中以興襄公  
不知所為欲慕中國之禮義既邈不能及退循其  
舊則又不勉為夷狄也曹曰秦地在黃河之西故  
在水一方言其僻處西河不與中國通其朝聘會  
盟孤陋而無與也伊人在水一方孤僻而無與我  
之從伊人也將強其所劣使之自充以禮歟襄公  
必不能勉而力行邈洞從之道阻且長之譬也  
將順適其所欲不改其俗之舊歟終不能有濟邈  
游從之宛在中央之譬也○東萊曰所謂伊人  
猶曰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  
周禮者特疑其迂耳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  
十百年以成帝業也故詩人諷之以  
禮甚易且近希音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邈洄從

之道阻且躋邈游從之宛在水中直尸

曹曰淒淒清也兼葭得秋氣而清也○毛曰晞乾  
也孔曰未躋升也曹曰升為  
也乾為霜躋升也逆降為順○爾雅曰水草交為  
湄○毛曰坻小渚也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邈洄從之  
道阻且右邈游從之宛在水中汜

曹曰采采色澤也○毛曰未已猶未止也涘厓也  
○朱曰右不相直而出其右也○毛曰小渚曰汜  
○曹曰未晞未已皆未為霜則是兼葭終不得以

有成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歐陽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

至文公始逐戎而取之朱曰襄公雖未能遠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曹曰信如遷說則取周地者乃文公非襄公也蓋毛公詩至劉歆始請列於學官猶未得立馬遷作史時未見毛序也當以序為正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於

反舟其君也哉

毛曰興也終南周之各山中南也條指梅柟也孔

指郭璞云今之山楸陸璣云皮葉白色亦白宜為車板梅郭璞曰似杏實酢○曹曰終南秦之望也條梅皆良材言終南所有富而且美○朱曰君子也○朱曰終南在京兆府之南

指其君也○鄭曰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

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楊曰玉藻云錦衣狐裘諸

言赤而澤也○蘇曰終山則有草木以自衣被而

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嚴飾而成其尊○朱

曰欲其修德以稱之故盛陳容貌衣服之美以戒

勸之也○東萊曰其君也哉猶書所謂孺子王矣

戒之之辭也程曰終山崇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

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也又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衣繡裳佩玉將

將七羊壽考不忘

程曰紀稜角堂平寬朱曰紀山之廉角也堂小之

畢道平如堂也○孔曰基謂山也○曹曰紀崔靈思作

各道之側其崖如堂之牆也○曹曰紀爾雅說文皆

以山如堂者曰室謂其形如堂室也此言終南山形

壯也○毛曰黑與青謂之黻朱曰黻之狀亞五色

備謂之繡禹所謂致美乎黻冕采芑斯干所謂朱

帶斯皇脊祭服也蓋黻蔽膝之服也六冕皆有三

章之服非也夫希冕以粉米為衣以黻黼為裳此

散冕也對繡裳之言安得又謂之黻裳故知黻衣為

服焉此外惟二王後得服之以自祭其他諸侯則

詩經卷之六

七

元冕而祭 ○朱曰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  
於已耳 其君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亦勸戒之辭  
曹曰襄公雖據秦國形勢之壯當盡臣節服其命  
服以時而來聘享於王庭久而不失其職佩玉將  
將然德音有常而無懈乃得長享  
有秦國壽考不忘矣此戒勸之意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孔曰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

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

賦黃鳥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

穆公是穆公命從已死此人自殺從之昔魏顆從

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美之然康公得無罪乎詩

人特以傷賢者之不得死然方責穆公死而棄民

故舉其重者○朱曰三不為義不足美也○東坡

而詩人不良詩曰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

和陶三良詩曰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

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

犬馬哉從君求蓋惟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可虧君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

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反子廉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曰興也朱曰以所見起興也○陶詩○李曰交

交飛而往來之貌○孔曰黃鳥止棘而得其所○

毛曰子車氏奄息名○王曰百夫之特則特出於

百夫○鄭曰穴墻也○毛曰惴惴懼也○鄭曰慄

悼慄也彼蒼者天愬之○毛曰殲盡良善也孔曰

我善○朱曰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之則人

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矣愛之甚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反即維此仲

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鄭曰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東萊曰訓防為

之防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

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

王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孔曰康公瑩穆公子  
反尹橘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

毛曰興也欽疾飛貌晨風鷓反然也孔曰陸璣疏

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推翅乃因鬱積也北林林名

風飛急疾擊鳩鵠燕雀食之也憂心欽欽思望之心中欽欽然程曰欽欽忘我

實多今則忘之矣○程曰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

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

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

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此詩

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東萊曰此詩

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

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

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山有苞櫟盧狄反隰有六駸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

洛音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李曰苞叢生也○毛曰櫟木也陸草木疏云秦人

人謂木蓼為櫟此秦詩也宜○孔曰王肅云言六

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

據所見而言也。○陸璣疏曰駸駸馬駸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駸聲遙視似駸馬故謂之駸馬。毛曰馬倨牙食虎豹。○草木疏曰下章云山有苞。○朱棣隰有樹槎皆山隰之木相配不且云獸。○朱曰靡樂憂之甚也。○蘇曰山則標隰則有駸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

山有苞棣音梯隰有樹槎音遂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

毛曰棣唐棣也槎赤羅也。釋文曰赤羅今楊槎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

○朱曰如醉憂又甚矣。○東萊曰秦之寡恩於晨

風權輿二詩見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呼報反攻戰亟欺異反用

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孔曰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按春秋文七年

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

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

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朱曰襄公以王命攘

戎狄報君父之讎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

令狐河曲之戰修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以觀於此見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毛曰袍襦也孔曰玉藻云纁為繭縕為袍純著戈

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陳曰仇怨也未曰其懽

以相死蘇曰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

衣也然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

民皆自修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

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

稱先王焉范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者上與其下

者下與其上之辭也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心則下各有與子同仇之願矣曹曰王始曰興師

則民已各自修其戈矛矣秦人不戒而孚不令而服也

○陳曰驍山之驍山極矣秦人將用岐周之故地而

雪驍山之驍山極矣秦人將用岐周之故地而

穆自穀之取迭為兵至秦康晉靈皆以易世修怨

不己故國刺其亟用兵也其以意謂若以王命

興師則吾固當奮袂前驅修其戈矛繕甲兵同恤公

上之何至徒犯鋒鏑以同仇愾乎微弱已甚不能

至徵矣而命猶欲與之急於私憾所以終致不振也

○出征伐之命而諸侯急於私憾所以終致不振也

故陳曰襄公攘西戎救王之難因此列為諸侯

室雖微而本於人心者未泯民讀文侯之命者數

詩集卷之三



平王之無志其有以哉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子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鄭曰澤褻衣近汙垢朱曰澤裏也以其親膚戰車

戰常也孔曰常長丈六毛曰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子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毛曰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

力馳反 姬之難乃且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

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

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曹曰晉獻公武公之子也武公卒獻公詭諸立烝

於武公之妾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

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又伐

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

姬嬖欲立其子奚齊乃賂二五外嬖梁五東開嬖五與共讒

太子申生而殺之因欲併去二公子於是重耳奔

蒲夷吾奔屈僖五年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

翟九年獻公卒晉里克丕鄭欲納二公子以二公子之徒作亂殺奚齊卓子晉卻芮為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於是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夷吾是為惠公惠公卒其子懷公立秦伯納文公入使殺懷公于高梁然則文公之於秦穆姬異母兄弟也當其入晉也兄弟姊妹無存者矣康公見之烏得不興感耶○范曰見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是心則孝亦無所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其以是心而作是詩亦足以為孝矣○南軒曰

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及其即位循是心而賦是詩是以夫子有取焉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秦晉自敵之役日尋干戈使康公即位能推其愛舅之心釋舊怨修新好則兩國之民不勝其幸其為孝豈不大哉惜不能善推其所為也○段曰康公忘父之業而盡棄其賢臣念母之愛而獨厚於舅氏父母一也忘於彼而念於此蓋良心之不克充也

始而念母則賦渭陽之詩終而伐晉則有令狐之  
役舅家一也親於前而仇於後蓋良心之不能繼  
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成證黃

毛曰母之昆弟曰舅○鄭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

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孔曰漢地理志云

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毛曰贈送也○董曰巾車金路以

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

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曹曰秦伯所

也故太子得以為贈○朱曰乘黃四馬皆黃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毛曰瓊瑰石次玉○曹曰瓊赤玉也玫瑰火齊珠

也孔曰佩玉之制惟天子用○王曰至渭陽者送

之遠也悠悠我思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

贈之厚也

###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毛曰夏大也○蘇曰渠渠深廣也○毛曰承繼也  
權輿始也○朱曰言康公其初有渠渠之夏屋以  
待賢者而其後待賢之意寢衰供億寢薄賢者每  
食而無餘於是歎之言不能繼其始也漢楚元王  
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啻酒元王每置酒嘗  
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  
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  
我於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

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  
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  
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  
病去此詩其當之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孔曰簋是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簋圓曰簠簠稻器  
也簋黍稷器也○朱曰<sup>四</sup>簋禮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毛詩集解卷第十一

陳 毛詩集解卷第十二

鄭曰陳者太皞處犧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闕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

後封其子媯滿于陳孔曰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

公姓媯武都于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

王所賜也孔曰鄭駁異義云三恪尊于諸侯早于二王之後

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

于祀封殷之後于宋則明陳與薊祝共為三恪之後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

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猪尚書曰明猪

猪即爾雅宋有孟諸是也。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

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

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蘇曰：陳之變風，其原出于大姬。蓋列國之風皆

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于善。

不善者以礼自將，亦不至于惡。其後周德既衰，諸

侯各因其旧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于惡，而不

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礼。陳

以大姬之餘俗為游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孔曰：幽公寧慎，公子當厲王時。

子之湯，地即兮宛丘之上兮，洵韻有情兮，而無望兮。

李曰：子稱幽公也。○毛曰：湯蕩也。四方高中，中央下。

曰宛丘。孔曰：李巡孫炎注爾雅皆云中央。朱曰：下淮郭璞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

言此人游蕩于宛丘之上，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

無威儀，可瞻望也。○東萊曰：湯雖訓蕩，与徑斥為

淫蕩者，辭氣緩急，猶不同。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從

容不迫而諷切之者深矣

坎 皓感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反置其鷺羽

毛曰坎坎鼓聲。朱曰值遇也。爾雅曰鷺春鉏

陸璣云齊魯謂之春鉏。東萊浪謂之白鷺。青脚頭上有長毛十數枚。○毛曰鷺鳥

之羽可以為翳。鄭曰翳者所持以指麾。○朱曰

言無時不遇其出游而舞於是也。大暑之冬夏初寒

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毛曰鷺鳥

坎其擊缶。反方有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翻導。

毛曰盜烏浪謂之缶。孔曰離九樽酒。籥貳用缶注

云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籥。副設立酒。以缶則又是酒器。左傳襄公九年宋災具綆缶則擊。是汲水之器。然則缶可以節樂。若今翻翳也。

###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反籥云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

棄其旧業。反欺冀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孔曰應劭云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市交易。漢

食貨志一井八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

二十畝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反况浦子仲之子婆娑。反素何其下

毛曰粉白榆也相杼也東門宛丘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子仲陳大夫氏。張曰婆婆不必是舞但裴徊翱翔之義士大夫之子不得過市今也遨遊于市井中毛曰也

穀旦于差反初佳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婆

毛曰穀善也。鄭曰差擇也績麻者婦人之事也。范曰市所以易貨聚民而婦人廢其紡績于此乎婆婆。歐陽曰子仲之子常婆婆于國中樹下以相誘晉道其相誘之語曰當以善旦期於國南

之原野下章又述其相約以往范曰先王惡夫飽民于勤善日則擇高明之地而菜棄焉

穀旦于逝越以駿騶公邁視爾如菽和饒貽我握椒

毛曰逝往也。鄭曰越於駿總也。毛曰邁行也

菽范曰暗菜音也陸璣云菽菜一名荆葵似。孔曰

男女總集而行往所會之處。鄭曰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嘉范曰菽菜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孔曰椒之實芬

東門之粉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醕僖公也願音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植其君也

孔曰僖公孝幽父子不歐陽放可勉進于善而惜其性  
作儒而無以誼進之志故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遲必悲位之洋洋可以樂音飢

毛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故知衡門橫木為字

此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棲遲遊息也必泉水也

○朱曰洋洋水安流廣長之貌。歐陽曰衡門雖

淺陋亦可以遊息于其下必水洋洋然閱之而樂

則亦可以忘飢言陳國雖小苟有意于立事則亦

可以有為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豈其取音妻必齊之姜

陸曰里語曰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

美者。鄭曰齊姜姓。歐陽曰其首章既言雖小

國亦有可為其二章三章則又言何必大國然後

可為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

食魚矣譬如取妻諸姓之女皆可取若待齊宋之

族則不取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為而二章

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蘇曰食魚則終必飭鯉取妻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為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亦待之則終已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鄭曰子宋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鄭曰觀齊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之奧

笑歌晤言固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革其惡此東

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而無自連荒亡君之禍者非

特周宣王之義士亦由桓公之正衛姬楚莊王之樊妃

是也獨人君為然數勸升升少博後妻呂榮躬

流涕進規榮父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嘆曰命

遠學遂以成名此

東門之池可以漚反烏豆麻彼美淑姬可與晤反故歌

毛曰池城池也漚柔也緝績于池中謂漸漬使可以

也柔慈董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

淑姬孔以姬姜為婦人之美稱于書無所考。鄭曰晤猶對也言淑姬宜與對歌相切化也。以孔曰傳遇釋言偶也。蘇曰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于內婦人之于君子日恒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呂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陸疏曰紵亦麻也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以澆當暑。

東門之池可以漚管古顏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孔曰管茅屬柔忍宜為索漚乃尤善管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為茅也。澆細管。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反魚敬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反子昏以為期明星煌煌音毛曰興也牂然盛貌。鄭曰親迎之礼以昏時。朱曰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東門蓋此人親

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曰東門之楊則其葉猗猗  
矣昏以為期而明星煌煌矣。毛曰昏以為期明  
皇煌：期而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反音貝昏以為期明星晢晢之世  
毛曰肺：猶猗也。晢：猶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  
萬民焉

東陳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旧之賢者備見始末

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致有弑逆之事也

朱曰陳佗文公之子桓公鮑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所  
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所  
殺此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不能  
為佗置良師傅以至于此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友所宜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  
不已誰昔然矣

毛曰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閒音希希行生  
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蘇曰夫陳佗也。程

曰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荆棘  
生故以興焉墓門有荆棘則當以斧斤開析之佗

才不善宜得賢師良傳以道義輔正之今夫也不  
良衆皆知之而不去自昔誰如是乎此追咎自他  
幼小不擇師傅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  
如是乎蘇咄桓公也。爾雅曰誰為此身蓋  
墓門有梅有鵙反戶驕萃殂醉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  
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毛曰鵙惡聲之鳥也孔曰鵙一名鵙俗說以鵙為鵙即  
土鵙非家山賈誼所賦鵙鳥是也萃集也訊告  
也釋文諫也韓詩。程曰前章言有棘言佗之不善

後章言有梅深谷輔導之使然梅美木雖美木生  
墓門荆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  
与不善人處則惡歸矣。朱曰夫也不良則有歌  
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于顛倒然後  
思予則豈有所及哉亦追咎之詞也。東萊曰墓  
門幽深之地與其惡也墟墓之間荆棘最難去非  
用斧不足以除之佗之惡大矣非嚴師傅痛楛擊  
之亦莫能去其惡也墓門有梅有鵙萃止言佗之  
性質本非惡為師傅所累也左傳載佗勸陳侯許

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于事理蓋非昏愚者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思佗言復與鄭和遣佗往鄭蒞盟佗與鄭伯盟軟如忘洩伯料其必不免考其歲月纔數年耳而蠱惑交壞如是此詩人之所傷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為

孔曰宣公杵臼莊公弟

防有鵲巢邛其恭有旨苕反後周誰俯反陟留予美心為

物物反都勞

毛曰興也防邑也邛丘也後漢地理志陳縣主博

駟在孔曰鵲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

巢。鄭曰旨美也則劉韜曰旨者地荒也。毛曰苕草也

孔曰苕草彼陵苕好生下濕此則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也

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俯張誑也朱曰

欺誑。朱曰物物憂勞之貌。歐陽曰讒言惑人

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

漸積構成之耳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程曰

有叢林之蔽翳則鵲巢之興人心有蔽昏則諛誣者至立言平廣之地則有美草與人心高明平夷則來。程曰俯謂諂張迂回誣罔人者必迂曲以善言。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賢善也

中唐有甍蒲歷反吐歷 邛有旨鷓五歷反 誰俯予美心焉惕惕

毛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孔曰堂也至甍令零適

都歷也甍爾雅曰瓠瓠謂之鷓綬草也陸璣作綬文

故草。程曰惕懼也。歐陽曰中唐有甍非一

甍也亦以積累而成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

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月出刺好呼報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音美色焉

王曰詩所言者說美色而已然序知其不好德者

子夏曰賢易色蓋說色如此喪其志矣未有能

好德者也

月出皎兮佼古卯人僚音兮舒窈烏兮糾其趙兮勞

心悄反兮小兮

毛曰興也皎月光也。孔曰佼好之人。朱曰窈

幽遠也糾愁結也。毛曰悄憂也王曰靜默不

朱曰當月出之時而思佼人之好欲一見之以舒

窈糾之情而不可得是以為之勞心悄然也毛曰

也窈糾

月出皓兮佼人懽兮舒懷反於受兮勞心怪

反兮

董曰皓月光。蘇曰懽好也。朱曰懷受憂思也

蘇曰懷受。王曰怪言不安而騷動

月出照兮佼人燎反於舒天反於表紹兮勞心慘感

反兮

董曰照月光之被物。蘇曰燎明也董曰燎則其

。朱曰天紹糾繫之意。王曰慘言不舒而幽愁

。東萊曰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反涉朱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反戶雅姬驅馳而往朝夕

不休息焉

鄭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

子南夫字御叔陳孔曰靈公平國共公女子楚語云昔



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宣九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  
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  
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  
微舒病之公出自廐射而殺之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毛曰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孔曰徵舒以  
氏配字謂之

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寔從夏南之母  
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為其家主故以

夏南言之

駕我乘反繩證馬說音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鄭曰說舍也馬六尺以下為駒。東萊曰首章鄭

氏文義皆善但不當以為靈公能拒之辭彼相戲

於朝猶不知耻亦何能拒之有益國人問靈公胡

為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為之隱曰靈公非

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耳然而駕我乘馬則

舍于株林矣乘我乘駒則又食于株矣雖欲為之

隱亦不可得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反彼皮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

憂思反息嗣感傷焉

王曰東門之粉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



東萊曰變風始于鷄鳴終于澤陂凡一百二十八篇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于是在錄之煩悉篇之複重亦何疑哉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毛詩集解卷第十二

毛詩集解卷第十三

檜

鄭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曰左傳梓

故知檜是祝融之境之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

榮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曹

分爲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釋文曰武王封祝融

八姓爲檜子其地也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

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孔

仲特險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檜

東萊曰檜之前平王之初桓公滅之其風之變國在于東遷之檜桓公滅之其世也。朱曰周衰檜不可得而推蘇氏則以為檜詩皆為鄭而作之。正如衛鄘其國以鄰於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張曰羔裘之詩言其所事惟在于衣服之間則其

不能自強于政治可知矣。范曰君有過鄭曰諫而

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孔曰公羊傳曰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范曰君賜

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荀卿云環召人以環絕人以玦。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遠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毛曰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遠朝。鄭曰諸侯之朝服

韞衣狐裘所以也。范曰急於遊燕而怠於政治。此

賢人所以去也。夫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

得已也。其心豈舍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朱曰孟子去齊其心如此。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鄭曰翱翔猶逍遙也。毛曰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反古報日出有曜。反羊照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朱曰羔裘之色潤澤如脂膏所漬日出照之則有

光曜毛曰日出照曜後見其如膏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朱曰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為母齊衰三年

子夏曰三年之喪畢不見於夫子及夫子曰君子也

而曰先王之制禮不見於夫子也

禮故曰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

君所輕也夫三年之喪勉者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反端兮勞心博博反端兮

毛曰庶幸也素冠練冠也使孔曰素白也此冠練至

常服而練至祥乃除練也棘急也朱曰喪事之狀也

藥之瘠貌博博憂勞也。張曰不能三年不期而

除則未始用練冠曾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為服歲

矣齊宣王曰為期之喪猶愈于已乎古之不能三

服者意皆如此孔子孟子之世可知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毛曰素冠故素衣也。朱曰與子同歸言其愛慕

之辭也

庶見素鞵音兮我心蘊

反於粉

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朱曰鞵蔽膝也以韋為之冕服謂之鞞其餘曰鞵鞵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鞵也蘊結者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于同歸矣。東萊曰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為大祥之冠蓋引喪服已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編冠之文其說誤矣惟其不能三年是以嗟傷不見既練之冠若除喪之編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蓋衣服是冠矣至于二章之素衣鄭說

尤不通朝服緇衣素裳初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為裳其牽合益甚矣三章之素鞵于既練之服雖無所考觀詩者亦當得其大意不必委曲瑣細拘于禮文況為鄭說者既曰衣者衣裳之大名則為毛說者亦曰鞵從裳色衣裳既素則必有素鞵豈不可乎孔氏又謂經傳未有以布為素者殊不知經傳以色白為素如繪事後素之類多矣不必專以帛為素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隄有莨反羊楚疾恣安利也。国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隄有莨楚猗於可儼乃可其枝夭於驕之沃沃反鳥毒樂子之無知。

毛曰莨楚鉞音弋也鬼批陸璞云今羊桃也或曰赤色其枝莖弱過。孔曰猗儼然枝條柔弱。毛

曰夭少也。呂曰莨楚始生猶能自立然枝幹柔弱至長則引蔓于草上則既長不如初生之自立故引以為喻。

隄有莨楚猗儼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鄭曰無家謂無夫婦室家。

隄有莨楚猗儼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朱曰無室猶無家也。東萊曰夭如厥草惟夭之

夭謂莨楚始生之時也。隄有莨楚猗儼其枝柔弱

牽蔓益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始茁其牙未有牽

蔓之時生意沃然益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

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

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反但而思周道焉

東萊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于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疆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侵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睦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畧而不

精亦可謂少知治體矣。黃曰欲觀周之所以得民者當于此詩觀之

匪風發兮匪車偈起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兮

朱曰發飄揚貌偈疾驅貌。鄭曰迴首曰顧。毛曰怛傷也。程曰顧瞻盼戀思而傷怛也。朱曰

周道適周之路言常時風發而車偈則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

陵遲故中心為之怛然耳張曰車上不不安常如在風也而其至發非車之意言政之亂而人之董曰不安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意言政之亂而人之董曰不安

也。道之。車。曰。前。漢。王。吉。上。疏。曰。韓。詩。云。匪。風。發。兮。匪。也。車。倡。兮。者。蓋。傷。之。也。○。程。曰。匪。風。不。和。之。風。匪。車。也。倡。兮。者。蓋。傷。之。也。○。程。曰。匪。風。不。和。之。風。匪。車。

無。軼。風。發。兮。匪。車。倡。兮。者。蓋。傷。之。也。○。程。曰。匪。風。不。和。之。風。匪。車。

匪。風。飄。反。符。遙。兮。匪。車。嘒。反。匹。遙。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毛。曰。迴。風。曰。飄。旋。風。曰。飄。旋。風。○。朱。曰。嘒。漂。搖。不。安。之。車。弔。

傷。也。誰。能。亨。疇。庚。魚。漑。之。釜。疇。甫。蒿。尋。誰。將。西。歸。懷。之。好。

音。誰。能。亨。疇。庚。魚。漑。之。釜。疇。甫。蒿。尋。誰。將。西。歸。懷。之。好。

音。毛。曰。漑。滌。蒿。釜。屬。閔。東。謂。甑。為。蒿。然。則。蒿。是。甑。亨。

是。魚。用。釜。故。不。用。甑。雙。舉。即。其。俱。反。○。鄭。曰。檜。在。周。之。

東。故。言。西。歸。孔。曰。是。鎬。周。在。于。滎。陽。○。程。曰。魚。美。好。

之。物。人。所。欲。興。善。政。人。所。思。○。朱。曰。誰。能。亨。魚。乎。

有。則。我。願。為。之。漑。其。釜。蒿。誰。將。西。歸。牙。有。則。我。願。

慰。勞。之。以。好。音。勉。之。言。有。能。興。周。道。者。則。已。將。歸。

之。也。毛。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

沃。之。使。水。多。也。○。張。曰。漑。之。釜。蒿。欲。治。民。不。煩。也。漑。

則。魚。不。壞。政。亦。務。寬。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毛詩集解卷第十三

毛詩集解卷第十四

曹

鄭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于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薊澤之野朱曰今之曹州是也昔堯嘗游成陽死而荃為舜漁于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蜉蝣音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孔曰昭公班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有法

則多欲無法則奢則寡慾則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

志則觀其國家必有危亡之取禍與圖其難而共其憂

哉而釋文無昭公字曰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

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又云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毛曰興也蜉蝣渠畧也朝生夕死孔曰蜉蝣郭璞

黃黑時地中出蚘起吉反蠅音羗夏日楚鮮明貌

○鄭曰喻昭公之朝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君臣死

亡無日如渠畧然楚楚楚楚朝生暮死蓋以比

無遠慮者耳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程曰采采華飾

蜉蝣掘求物閱音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稽

孔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

鮮閱也閱者悅懌之意○鄭曰麻衣深衣也孔曰

諸侯深禮。毛曰如雪言鮮潔。鄭曰說猶舍息也。說文掘作堀。東萊曰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歸處身蓋欲如楚芊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為也。彼曹君方繫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閔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雖別有所

指然文義正如此也

蟋蟀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齎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孔曰共公襄昭公子

彼候人兮何何可戈與殺都外彼其音之子三百赤

芾音弗

毛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孔曰夏官候人上士

徒百有二十人候人之屬非候人身荷戈殺謂何揭也孔曰揭也。孔

曰曲禮疏曰戈鉤子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

上為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

長四寸並廣二寸周禮云冬官柝也柝音祕。毛

曰殺受也孔曰考工記及長尋有四尺戈也俱賢

者之官不過候人彼曹朝也。鄭曰之子是子也

○毛曰芾韠也韠祭服謂之芾冕之服謂之韠同於一

命緼烏本芾黜於糾玨再命赤芾黜玨三命赤芾

蔥玨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左傳曰晉文僝負羈而

也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孔曰賢者不過候人是遠君子

也曹朝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

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

維鵜徒依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其服

毛曰鵜洿澤也孔曰鵜水鳥形如鷄而極大喙長

今之鵜鵠也好澤飛梁水中之梁也。歐陽曰此

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

梁之上竊人之簋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

人竊祿于高位而不稱其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陟救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反古豆

毛曰味喙也媾厚也。張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

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蒼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濟子兮反婉於阮反兮變轉

反兮季女斯飢

程曰蒼蔚草木之盛鬱茂之狀。張詩曰林木南

山蒼蔚時工斤樵斧競朝濟舉知趨利青冥上不

念幽居季女飢陳曰壯者趨利于上則君子困窮

下于

候人四章章四句

鴉音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鴉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心如結兮

毛曰興也鴉鳩結於八鞠也結鞠方鴉言以爾雅以為勝

如乃鶴也鴉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

如一。鄭曰淑善也。張曰結云者實而不他也

散孔曰謂堅牢不散如物之裏結。陳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

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容貌顏色

辭氣之間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然者哉蓋和

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于外則其

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

鴉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其

毛曰飛在梅也。鄭曰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

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夫曰華玉藻緼辟是帶君雜色飾

。毛曰弁皮弁也。騏騏文也。孔曰此馬之青黑則謂

青黑曰騏騏馬類多矣。顧此是皮弁者以其執戈注云

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經又是視朝之事且。孔曰

不得與絲帶相配惟皮弁是視朝之常服。孔曰

鴉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其子自飛去母

常不移也。蘇曰從其在梅則失其一以在棘從其在棘

及者。黃曰天下之動正夫一也者所以正夫

不一也。古之人君在我者一於仁而天下之求我

者雖不一而各得其所焉苟不在我者不。朱曰其

帶伊絲其弁伊騏言有常度不差忒也。曹曰其下

上必服弁此言由其心一故其服亦有一。他得其儀

鴉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反。他得其儀

不忒正是四國。朱曰忒差忒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

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



法而後民法之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側中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

國人胡不萬年

釋文云榛木叢生也。鄭曰胡不萬年人欲其壽

考辭也。尊仰愛敬之而願其壽考也。

鳴鳩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

思明王賢伯也

程易剝卦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文尚

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

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于下無

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

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

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曰亂極而不治變極

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繫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東萊曰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

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

時也曹曰變風之極終之以檜曹檜以匪風為終

下國之民復思文武成康之治者豈獨一國而已哉亂極則思治變極則反正非惟人情之所願而亦天道之常也故

洌猶彼下泉浸彼苞稂黯愴反苦愛我寤嘆念彼周京

也。毛曰興也洌寒也下泉：下流也。王曰苞叢生

也。毛曰稂童梁孔曰實禾。鄭曰愴嘆息之

意寤覺也。孔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

而變文耳。程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

泉寒洌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

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愴

然既寤而嘆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時也

朱曰或曰苞稂微草猶得下泉之潤而已不被明

王賢伯之澤。陳曰泉之冷洌者宜養禾稼之物

刻今乃及民之所養反以養害民與無益于民者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愴我寤嘆念彼京周

毛曰蕭蒿也陸曰即白蒿葉白莖粗斜生多者如

洌彼下泉浸彼苞著音尸愴我寤嘆念彼京師

朱曰著莖草也陸曰似蕭青色斜生京師高丘而聚居之

也。芄薄工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音伯勞反報

之

毛曰芄：美貌。邠，伯也。邠侯也。孔曰：左傳富辰稱畢

王之知子為惟言曹為伯明自曹以外其爵皆尊於伯

故知爵為侯也時為州伯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

西大伯惟周召畢。朱曰：黍苗既芄，然矣而又

為之無邠侯者。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邠伯以勞

之傷今之不然也。曾曰：四國有明王，邠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毛詩集解卷第十四

幽國風

鄭詩譜曰：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邠而出

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枸邑。孔曰：周本紀

于邠，杜預云：幽在新平漆縣東北，邠今始平武功

縣。所治釐城是也。邠近而幽遠，從內出外，故言出

縣。邠在今京兆府武功縣。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

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

歸之，而國成焉。孔曰：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

先王不密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密后

劉乃不密之孫不應亦當太康之世國語止云夏  
 之衰也不言始衰之主本紀云公劉卒子慶節立  
 國於邠是也定國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  
 於邠自公劉始  
 原隰之野至商之末大王又避狄人之難入處於  
 岐陽成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幽憂念民事至  
 苦之功以比序已志故別其詩以為幽國變風曰孔  
 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幽公故  
 為幽風○釋文曰周公遭流言居東作七月之詩  
 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太師述其詩為幽國  
 之風焉○文中子曰程元問曰敢問幽風何風也文  
 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  
 臣相諍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  
 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  
 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

幽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  
 而克正危而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  
 之幽遠矣哉○劉曰幽風者名之為幽實周公詩  
 耳周者畿內之國畿內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國別  
 為風也何不編於魯魯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  
 謂之幽也何以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為變  
 雅成王雖始疑周公而終任之君臣之道亦無間  
 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  
 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楊曰幽風周公詩也  
 周公居攝政由已出謂之雅則人臣之事而已謂  
 之風則周公非有國也而七月陳先公風化故併  
 繫之幽○黃曰七月特言幽之風俗如此以明后  
 稷先公風化之所及蓋幽國本有是歌周公特陳  
 之而○范曰幽居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雅  
 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

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朱曰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敝豳詩以逆暑中

秋夜迎寒亦如之即此詩也。鄭曰遭變謂管蔡

流言。朱曰公劉以下太王以前先公之通稱。曹

先公兼指公劉而下為言。后稷開國乃在於邠。豳

雖非后稷之舊而豳公所修者實后稷之業故併

繫於豳。程曰七月大意憂深思遠不惟豳風當

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朱

陳此詩使瞽瞍朝。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

夕諷誦以教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

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呂曰先時感

皆憂勤艱難之狀也。朱曰使成王知其積累之

艱難如此而思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己之所以當

國而不辭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

之意耳。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王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

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  
祭祀也以時其燕饗也以節此七月之義也。漢  
王充潛夫論曰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  
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楊曰先王之政使民男女  
終歲勤動未嘗休也雖淫  
僻之心何自萌蘖哉而獻饗之禮孝愛之誠隆於  
自然此所以皞皞莫知為之者也。王曰非道之  
以政齊之以刑所○楊曰七月備言田桑之事以  
能致也風化而已。○劉曰此詩所記苟非井  
其興王之本在是故也。○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  
集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歲發二之日栗烈無

衣無褐音曷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

婦子饁反炎轍彼南畝田峻音至喜

張曰七月之詩以夏正為斷朱曰三王之正不同  
周既用天正矣而此

詩月數皆以人正為紀何也曰所謂改正朔者以  
是月為歲首耳月固不易也况此詩陳后稷先公

之舊歷夏商之世而成於周公之手則安得遽以

天正為紀○范曰何以卒歲則又可見二之日為

終也○毛曰火大火也流下也者大火也何休

注大火謂心○孔曰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

南方大火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左傳  
又曰火猶西流謂火下為流○朱曰火以六月之

毛詩集解卷之五

昏加於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下  
 而西流矣。○孔曰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而  
 月令季夏火星中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為中尚書舉  
 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為中尚書舉  
 中以言焉。如此則星火為大九月霜始降可以授  
 火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九月霜始降可以授  
 冬衣矣。降而荀子曰霜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  
 周之正月也。二之日殷之正月也。孔曰一之日二  
 之。日。二。月。之。日。周。正。月。斗。建。子。之。月。殷。正。月。斗。建。  
 丑。之。月。○程曰一之日猶言冬之日夏之日。○張  
 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朱曰一之  
 日。一。月。之。日。後。凡。言。日。者。放。此。蓋。周。之。先。公。已。用。此  
 以紀月。故周有天子。遂以爲一代之正朔也。○孔  
 曰。日。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  
 曰。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

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然四月正陽也秀萋言  
 月何也。秀萋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  
 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曹曰易所  
 謂陰陽之義。配日月者是也。蠱月者。三月也。與四  
 月皆陽盛之月。而不言日者。蠱事非一月而秀萋  
 陰生之候。是以不言日也。毛謂一之日為十之餘  
 至三之日四之日無十矣。尚何餘哉。○段曰秀萋  
 言月。即陽月之意。見陰陽無截然間斷之理也。  
 感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曰風而寒尚非其至  
 ○鄭曰褐毛布也。狄作褐。賤者之所服也。今夷卒終  
 也。○朱曰歲夏正之歲也。毛曰三之日夏正月  
 也。孔曰斗建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孔曰月令  
 修耒耜孟春天子躬耕帝籍豳土寒晚溫亦晚。農  
 故修耒耜始耕皆後中國一月也。于訓為於。四

之日周四月也孔曰斗建卯之月民無不舉足而耕矣。

程曰同我婦子我婦我子同來致餉。朱曰我家

長自謂也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毛曰饁饋也田

峻田大夫也孔曰釋言云峻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耆夫也。曹曰

古者選俊人主田謂之農夫其重如此。鄭曰此章陳人

農之大夫謂之農夫其重如此。鄭曰此章陳人

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朱曰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

二章至五章終前段意。程曰歲過中而行暮矣

六章至八章終後段意。當有卒歲之具禦冬之備故以七月為首張曰周人慮事

有豫七月之詩常於半年前。范曰七月陰氣始

提撥故頻舉七月為言也。盛而寒將至九月則不可無衣矣。鄭曰此二正

之月人之無衣無褐將何以卒歲乎朱曰言所以授衣為是故

也。范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

農桑以為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

衣之本則。歐陽曰農夫在田婦子往饋田大夫

著寒之候。見其勤農樂業而喜朱曰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

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

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農事業故同

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為改歲。范曰

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也。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

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



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幽風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  
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巨之女心  
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鄭曰載則也曹曰陽温也。毛曰倉庚離黃也孔

即葛覃懿筐深筐也。朱曰遵循也。毛曰微行

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植之以桑王曰微行女子

鄭曰柔桑禕桑也蠶始生宜禕桑也。毛曰遲遲

舒緩也孔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人在陽則舒

稍長謂日行甚遲繫罽蒿也所以生蠶孔曰白蒿

故以遲遲言之朱曰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

今人猶用之。山陰陸曰今洗蠶種尚用蒿祁祁

衆多也程曰韓奕諸姊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

士悲感其物化也孔曰既感事。程曰殆庶幾也

○孔曰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

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婦人謂嫁曰歸

○鄭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將言女功之始故又

本於此呂曰七月流火三。王曰以九月授衣也

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孔曰春日則以温矣

又有鳴者是倉庚也。曹曰倉庚乃鳴則將蠶之候也。說文曰倉庚鳴則蠶生。堯典以鳥獸季尾翫毛為析，因夷隩之候。此詩以倉庚鳴，鴝為蠶績之候。斯螽蟋蟀為入室之候，大意相類。孔曰於此之時，女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求柔稗之桑，以養新生之蠶。曹曰：求柔桑則蠶之始生者，求藥則蠶之未生者。蠶有早晚，女服其事之無斁也。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藥者祁祁，然而衆多，女心感蠶事之勞苦，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有與公子同嫁。

之志

程曰：再言春日遲遲者，此道人情之感時也。女勤力蠶事，蓋所以為衣裳之備，庶幾得如

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王曰：公子歸以其時而國人之女亦以時而嫁，以見先公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朱曰：公子適公之子也，蓋是時公子猶聚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事，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此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言公子者，倣此。曹曰：張曰：此曰預有離親之感而傷悲亦忠厚也。章次於耕事者，重婚嫁本人情。范曰：男莫不耕，女本立矣，昏姻以時則男女正矣。

七月流火八月萑

反 戶官葦

反 葦鬼蠶月條

反 他彫桑取彼

斧斨

反 七羊

以伐遠揚猗

反 於宜

彼女桑七月鳴鴝

反 圭覓

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毛曰亂為荏葭為葦

孔曰釋草云亂似葦而小者初生為荏長大為亂成則名

為荏初生為葭長大為葦

豫蓄荏葦可以為曲也月令

季春云具曲植筐筥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荏葦為之

○程曰蠶月當蠶長

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鄭曰

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

朱曰條而取之則蠶長而桑盛與求柔桑之時異矣

○毛曰折方登也

孔曰破斧傳曰隋登曰斧方登曰折然則折即斧也惟登孔異

耳遠枝遠也揚條揚也

孔曰揚謂長條揚起者皆手

所不及故枝落而采其葉

角而束之曰猗

鄭曰女桑少枝長條

也○孔曰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猗之

然猗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猗

亦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

則條猗猗其長也女桑美桑也而長條謂之女桑

弱者女桑柔桑也○孔曰女桑是人之鵠伯勞也

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孔曰春秋傳曰少皞

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鵠也以夏至來冬

至去○又曰幽處西北寒氣之至大率晚耳八月

其獲七月食瓜八月剥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

此之類皆與○孔曰績緝麻之名○毛曰玄黑而

有赤也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孔曰易下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為天坤為地天色玄地色黃故玄以為衣黃以為裳土寄位於南方故云用

禮記集解卷之五

纁是祭服用也。衣纁裳之義。考工記鍾氏則染纁  
術也。染玄則史傳闕。染色多矣。而獨舉玄黃。由  
祭服尊故也。王曰。周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  
蓋於是時也。五色皆可以染。故載玄載黃。我朱孔  
陽為公子裳也。曹曰。或玄或黃。或朱。所謂秋染  
夏是也。東萊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  
為公子裳。孔穎達謂績麻為布。民自衣之。玄黃之  
色。施於祭服。朱則為公子之裳。非也。古者冕用麻  
而服用絲。如玄陽明也。孔曰。謂朱。鄭曰。七月流  
冕。豈不用玄乎。陽明也。色光明。朱。鄭曰。七月流  
火。將言女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孔曰。民  
知將寒之候。八月荏葦既成。蓄之以擬蠶用。朱  
曰。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成矣。  
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荏葦既成之

際而收蓄之。程曰。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  
斫。亦預備其器具也。伐遠揚。猗女桑。皆用斧斫。  
朱曰。采桑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曹  
曰。伐曰猗。言取之無遺。且有法也。毛曰。七月  
鳴鵙。八月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朱曰。凡此  
女功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朱者尤鮮明。  
王曰。染以朱。孔陽為難言。裁。程曰。蓋所以供公  
朱。孔陽則玄黃不足道矣。○程曰。蓋所以供公  
上為公子之衣裳。故也。為公子裘。獻斝于公。皆此  
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張曰。我朱孔陽  
則已欲為公子

禮記集解卷之五

裳取彼狐狸則已欲為公子裘春日遲遲采藥祁  
祁則殆及公子同歸民愛幽公待之如家人其愛  
之深如此○李曰豈非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  
之下以是報之乎言裳而不及衣特使其韻耳  
○朱曰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  
無衣之意

四月秀萋於暹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

隕于敏反穉音託一之日于貉戶覺反取彼狐狸力之反為公

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子管反武功言私其縱子公反獻

研古牽反于公

毛曰不榮而實曰秀萋萋草也爾雅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

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曹曰爾雅曰萋繞蕪

菀注即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謂

之小菀一名蕪菀一名蕪菀一名蕪菀一名蕪菀

遠志一名蕪菀一名蕪菀一名蕪菀一名蕪菀

川谷四月采根葉陰乾參蜩蟪也孔曰方言曰楚

謂之蜩蟪知萋為遠志明矣蜩蟪也謂蟬為蜩宋衛

說文曰皮葉○鄭曰于往也○毛曰于貉謂取狐

貉皮也東萊曰貉狐貉之居也戎狄之貉所以得

貉道之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董曰齊東

製○孔曰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言自此以後臣

民亦服裘也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為來年

乾之用皮革踰歲○程曰其同謂會聚共事也鄭曰

及民因習兵俱出田。○王。○鄭曰不用仲冬亦幽  
曰惟田國人竭作故曰同。○周。○毛曰續繼功事  
地晚寒也。公制禮以後所定。○毛曰續繼功事

也。豕一歲曰縱。三歲曰豨。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孔曰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

功之助取皮為裘以助布帛。○鄭曰秀萋也。鳴蜩

也。獲禾也。隕稂也。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

萋始。張曰秀萋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

曹曰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受胎於下

之。感陰氣而早秀。蜩感之而續鳴。至八月陰既極。穀氣

微。盛草木無不隕落矣。首舉四月者言陰氣之先。十月隕稂

之。陽氣。○王曰隕稂則鳥獸毼毛於是乎可以取皮

故以隕稂為取貉狐狸之候也。曹曰仲冬之月鳥

以自溫所謂毼毛也。龜土。○孔曰既言捕取狐狸

寒非裘不可以禦風故也。○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君民俱出田獵則繼續

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朱曰獻豨于公亦

愛其上之無已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己有而大

者則獻之於上。孔曰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又曰此

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五月斯螽終動股。六月莎。素和難振羽。七月在野。八

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起窻反窻珍

反熏許云鼠塞向墜音窻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

室處

陸草木疏曰斯螽蝗類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

也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雞如蝗

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

索作聲毛曰莎雞羽成而振訊之李曰考工記

也以翼鳴者釋文曰屋四垂為宇韓詩云宇屋

雷也朱曰宇郭曰蟋蟀今趨織孔曰月令季夏

從壁內○毛曰穹窮也窻塞也孔曰言窮盡塞

出在野○毛曰穹窮也窻塞也其室之孔穴也

孔曰熏鼠令出其窻曹曰熏而出之○毛曰向北

出牖也孔曰士虞禮云祝啟牖嚮注云嚮牖一名

北風瑾塗也無人華戶孔曰華戶以荆竹織門以

曹曰凡人之居必有牖以納○孔曰穹窻瑾戶文

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朱曰天既寒

以入此○曹曰三之日于報丁壯盡出而在田婦

室處矣○曹曰三之日于報丁壯盡出而在田婦

亦成宜閔憐之曰嗟者閔憐之辭也閔憐之則欲

使之安居而休息焉此邑居之所以當修也日曹又  
 皆溫密矣然後以○孔曰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  
 其婦子入處於內○又曰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  
 萌可以為年之始一周乃為終歲故上言無衣無  
 褐何以卒歲○東萊曰幽詩陳先公風化而載其  
 民言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則三正之  
 通于民俗尚矣商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曹曰或  
 曰夏曰歲歲星行一周也周曰年取禾一熟也此  
 時幽人用夏正而於十月則言改歲者蓋其俗素  
 以未熟記歲功之成殘歲無復事矣故歲雖未終  
 而謂之改歲也其後周人○范曰五月日短至而  
 遂以十一月為正蓋本此○鄭曰自七  
 陰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氣使之然也陰陽之氣  
 積微而為寒暑君子之戒民也蚤矣○鄭曰自七

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將寒有漸  
 非卒來也○曹曰斯螽莎雞得暑而股羽振動蟋  
 蟀得寒而漸以附近於人寒暑變遷昆蟲猶隨之  
 以出入而况於人乎王曰陰陽往來不窮而與之  
 之理非特出入作息者天地萬物性命  
 人事也○孔曰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塗塞其  
 室又告妻子言我所以為此者為改歲大寒當入  
 此居處也前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  
 子盭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  
 幸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  
 也○張曰此章見老者之安○朱曰此章亦以終



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六月食鬱及薺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叔八月剥

反普卜秦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

月斷壺九月叔苴七余反采荼音徒薪樗勅書反食音嗣我農

夫

毛曰鬱棗屬薺薺薺也孔曰棗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食之甜一名車

下李薺薺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闈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薺李車下李即鬱薺李即薺薺

薺生可食故以食言之葵爾雅注葵承露也大

菽當烹煮故以身言之○朱曰菽豆莖小葉華紫黃色李曰可茹公儀為曹相所拔者是也

也○毛曰剝擊也孔曰棗須就樹擊之○曹曰凡米以稻為

上黍次之稷為下四章既言八月其穫矣此章又

言十月穫稻則五穀之熟各隨其早晚耳○毛曰

春酒凍醪也孔曰此酒凍時釀之即酒正三酒中清酒也○月令仲冬麴藥必時注云

古者獲稻而漬米麴至春為酒○曹曰凍時釀之

至春乃成○蕪曰夏不可釀故為此酒以繼之也

○鄭曰介助也爾雅云右也○毛曰眉壽豪眉也○李

曰壺瓠也古今注曰壺蘆瓠之無柄也陸農師曰

似匏而圓者謂之壺蘆○劉曰壺枯者可以為壺嫩者可以供茹八月宜斷其稍令勿復花實所以

堅其壺而大其茹今民尚爾孔曰壺與食瓜連文謂甘瓠可食者也

張曰食瓜斷壺皆去圃為場之漸○毛曰叔拾也苴麻子也爾雅曰

泉實注禮記曰苴麻之有實也廣扶子○王曰茶

則苦菜非若葵之滑甘故以食農夫而已爾雅曰

苴花似菊○毛曰樗惡木也孔曰樗惟堪為薪故

不堪食而苦○呂曰衣裘具矣居室安

矣老者之養不可以無加也農夫之勤其養不可

以無蓄也王曰地無遺利矣○程曰自六月食鬱

及奠以下果蔬棗酒皆為養老之具○王曰眉壽

衰矣養氣體以助之也朱曰果酒嘉蔬以養老疾

辭也○曹曰周人○程曰七月食瓜以下皆為壯

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鄭曰瓜瓠之蓄麻食之糝

夫之具○朱曰瓜瓠苴茶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

儉之節然也○段曰為裘為裳者知貴賤之分田

獵者識尊卑之等飲食者知長幼之節農夫不自

矜其勞而知恤其婦子之勞長幼不自憚其苦而

知憫其農夫之苦分○朱曰此章至卒章終首章

三時集解卷之五

七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直容穆音禾麻菽

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徒刀亟反紀力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鄭曰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

盡成熟築堅以為場毛曰春夏為圃秋冬為場

王曰無曠土故築場於圃曹曰是時地無曠土

姑以人力隨時而為之自斷壘叔苴以後無復圃

事可以鄭曰納內也治於場而納之困倉孔

築之矣鄭曰納內也治於場而納之困倉孔

曰種殖諸穀名為稼李曰禾之秀實者說文曰

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曰

黍可以為酒爾雅曰梁稷也孔曰梁者稷也曲禮

璞曰今江東人呼粟為梁然梁也稷也粟也止是

一物也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

似二物故先儒共疑焉說文曰稷百穀之長沈括

曰稷乃今之稂反也曹曰本草以稷為稂如

黍而色黑其米黃與黍俱為毛曰後熟曰重先

仙秫故其苗與黍同類也毛曰後熟曰重先

熟曰穆董曰鄭衆曰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

所謂藝釋文曰禾邊作重是種藝之字孔曰再言禾

穆之字禾邊作重是種藝之字孔曰再言禾

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穆四種而已其餘稻

經義集解卷之五

五

菽七者熟以秋冬而麥之熟則在初夏凡此諸穀

其種歛之時不齊未必同時而納必云爾者蓋以

見農事之備有也段曰夏熟之麥猶可與是○鄭

曰既同言已聚也王曰所納○毛曰入為上出為

下李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范曰宮功公

室之役也董曰蓋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不

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

居之二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

○鄭曰爾汝也○毛曰宵夜也李曰男子宵則索

前漢志曰女子所得日四十五蓋一月○程曰絢

三十日民又以半夜力作又添十五日

所用蓋屋蘓曰以補綴屋之機陋○孔曰絢繩之

絞○鄭曰亟急也黃曰春日舒遲而采繫者○毛

曰乘升也程曰乘屋○鄭曰急當治野廬之屋孔

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修治之以待耘耔

之時上云塞向瑾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

者民治野廬之屋也○董曰各入保城故野廬之居開可以

治之○孔曰播種也○張曰此章言農夫稼同則

思上入執宮功不待督責自相戒以亟乘屋而播

百穀亦未嘗休息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

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范

亟其乘屋趨時之急也其○范曰天運而不息人  
急何也其始播百穀故也○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殖也王曰如  
終則有○呂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  
始者也○意

二之日鑿冰冲冲直弓反三之日納于凌力證陰四反

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月肅霜十月滌徒歷反場朋

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子奚反彼公堂稱彼兕觥號彭反萬

壽無疆

周官凌人曰十有二月令斬冰○毛曰冰盛水腹

堅則命取水於山林冲冲鑿冰之意孔曰冲冲非

鑿冰之意王曰冲冲和之至也鑿冰非特備暑亦

所以達陽氣氣達則冲冲矣○孔曰日月令季冬冰

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左傳曰日在北陸

而藏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注陸道

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曹曰月令季冬之月

命取水以入告民出五種蓋陽氣達而和適乃出

五種○孔曰幽土晚寒故可夏正月藏冰又曰凌

焉月令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朱曰幽土○毛曰凌  
多寒故正月風未解凍冰猶可藏也○  
陰冰室也孔曰按凌人云三其凌注云三之○孔  
曰仲春陽氣出地水依禮須開○程曰其蚤用之  
於獻羔祭韭時夏頒冰是其後用時也孔曰西陸  
朝覲而出

之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  
 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  
 昂星得朝見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  
 于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  
 賜臣下也乃頒○孔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  
 先薦寢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薦之人注云  
 為二月將獻羔而致冰○李曰春薦○丘曰肅嚴  
 羔薦韭乃春時先薦寢廟之物也  
 氣也○毛曰滌掃也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孔曰  
 尊之朋酒斯為飲酒之饗禮○曹曰歲隙必休老  
 勞農且行鄉飲酒之禮○朱曰鄉飲酒之禮尊兩  
 壺于房戶○孔曰相命曰殺羔羊躋升也○王曰  
 之閭是也○孔曰稱舉也○孔曰稱舉也○孔曰  
 公堂人君之堂也○孔曰稱舉也○孔曰稱舉也○

之既醉○毛曰疆竟也○孔曰七章  
 言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  
 備暑藏冰飲酒相樂○王曰於是乎可以飲酒燕樂  
 是謂燕饗之節○鄭曰上章  
 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范曰備  
 寒所以為下也備暑所以為上也寒者民之所患  
 也故先之所○程曰藏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  
 以急民也○仲春所以順時氣也○蘇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  
 猶火之著於物也故當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  
 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  
 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起冰而廟薦之  
 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  
 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  
 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厲

疾不降民不天札也。○胡曰：藏冰開水，聖。○張曰：人輔相，變調之一事，不專恃此以為治。民忠愛其君之甚，相戒以速畢場功，當自殺羔羊獻公以酒祝之萬壽。段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壽。○東萊曰：幽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鴝尺之鴝反吁嬌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

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鴝鴝焉。

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

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辟注云

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鴝鴝。王亦未敢誚

公。歐陽曰：金縢書言：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后為

以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非也。○曹曰：周公之

志在於卒寧王之圖，事成寧考之圖，功而已。成王

惑于流言，而疑周公將敗厥功，孰甚矣。故作鴝

鴝以救之。陳鵬飛論管蔡流言之意，是矣。以為周

公避居於東都，則不然。蓋羣叔與周公皆文王子

武王弟也。武王晚而得子，年九十三而崩，崩時成

滕曰云云是周公至東都已誅管蔡而成王疑尚  
未解故周公作此詩冀以覺寤王意則鴝鴒詩固  
作在陳鵬飛取之因謂成王方疑周公避居東  
都陳鵬飛取之因謂成王方疑周公避居東  
怒于成王遽誅流言與金滕之黨故謂東征在成王不既迎  
及淮夷叛周其言與金滕之黨故謂東征在成王不既迎  
誅之無避疑之事也又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  
冢宰致辟叔流言乃致辟也夫武王與周公共致天  
仲之致辟其為誅殺一也夫武王與周公共致天  
下方集大統以全盛之神器付之孺子以有周公  
故也死骨未寒而羣叔挾執敵外叛將復反鄙我  
周邦公任其顧托豈當畏避小嫌坐視宗社之  
顛覆哉其曰我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蓋言先  
王以此顧托於我我不討定其亂則無以告我  
王苟為避之而已何用告我先王而東山之役又  
王用戰士為哉且成王疑雖未解而太子召公在  
內與周公同心左右王室又安有戾太子之變且

破斧之所以美周公者專言其征四國之亂為大  
為嘉為休則周公之東為討罪人無疑也。鄭曰  
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也。朱曰  
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  
之疑未釋則亂未彌也故周公作此鴝鴒之詩以  
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救  
也亂也

鴝鴒鴝鴒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鸞子之閔  
斯

爾雅曰鴝鴒鴝鴒也。郭璞曰鴝鴒為巧婦以爾雅觀之宜  
如璞義蓋爾雅言鴝鴒鴝鴒繼言狂茅鴝鴒怪鴝鴒  
也。詩有鴝鴒亦臬之類也。呂曰鴝鴒惡聲之鸞鳥  
之類凡三言見于聲詩皆惡聲之鳥也。鴝鴒音寧。



東萊曰鷓鴣鴝鴒之別名也。郭景純陸農師所解皆得之。方言曰：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鷓鴣，此乃陸璣疏所謂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鴝鴒之別名同。與爾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失，乃併與爾雅非之，蓋未攷郭景純之注耳。○歐陽曰：鳥之愛其巢者，呼鴝鴒而告之。程曰：不知呼鴝鴒者，主何物。○鄭曰：室猶巢也，言已取我子，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歐陽曰：今鴝多攫鳥子而食。○毛曰：恩愛也。○程曰：鬻育也。

○朱曰：鬻養此子，誠可憫憐，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毀我室耶？蓋周公託為鳥言以自比。○程曰：鴝鴒謂為惡者。朱曰：喻同管蔡作亂者。子喻管蔡。東萊曰：周為子者，為周家語。殷民之辭而設也。室喻王室。○呂曰：殷民欲叛，馮附二叔之親，欺惑其人，使之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欲王取信兄弟之言，中傷周公，謀危王室也。故周公曰：管蔡親也，爾既以惡汙染，使陷於罪，是汝殷民入吾國，害我兄弟矣。又欲危王室，則不可也。范曰：成王幼弱，未足以反天基，命定命周公苟不攝政，則禍亂將作，而毀周室矣。故曰無毀我

室與王室同  
安危故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杜音綢反直留繆莫侯牖戶今

女下民或敢侮予

毛曰迨及也徹剝也朱曰桑土桑根也○鄭曰綢

繆猶纏綿也○朱曰牖者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

處也○鄭曰下民巢下之民也○程曰迨天之未

陰雨而下言自為安固防閑之道深至如此而尚

或侮之朱曰亦為鳥言及天之未陰雨之時而往

之備陰雨○孔曰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今巢下之

民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王肅云今者今周公

時周公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

侮我周道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

予手拮音拮拮居予所拮力活反荼音荼予所蓄租子胡反予

口卒瘁徒音曰予未有室家

毛曰拮拮拮拮也孔曰說文云拮持也○朱曰

拮取也○毛曰荼荏茗也孔曰荏為荏荏茗荏之

可以藉巢○程曰蓄積租取也王曰與租○王曰卒盡

也○毛曰瘁病也手病口病孔曰口病明手亦病

口足為事。○鄭曰：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

室家之故。朱曰：亦為鳥言，所以拮据，將荼蓄租勞

之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反。在消。予尾脩脩。反。素。彫。予室翹翹。反。祁。消。風。雨。

所漂搖。予維音曉曉。反。呼。堯。

毛曰：譙譙，殺反。色界也。脩脩，傲也。孔曰：鳥之羽翹翹

危也。曉曉，懼也。○鄭曰：音曉曉，然恐懼告愬之意。

○蕪曰：為室之勞，至於羽殺尾傲，室成而風雨漂

搖之，則其音得無急乎。朱曰：翹翹成而未定也。風

既勞瘁，王室未安而多難乘之，則○程曰：此周公

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不汲汲也之詩，所以辭哀而意切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

章言其室家之望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

子之於人，叙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

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李曰：周在豐鎬，管蔡挾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

周公自周而征之則是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二

年而罪人斯得至歸周則三年矣林少穎曰東征

二年之久蓋重傷天倫誠有不得已焉誠有彷徨

不得已之心此忠厚之至也○東萊曰周公何所

恃而敢至二年之久尚有二公在可以委付內事

故放得下也○段曰二說一說也惟有二公在故

公得彷徨而○孔曰完不與敵戰歸士完全○程

徐取之也曰思謂念其勤勞思其廬室荒廢也○孔曰室家

之望女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民有勞苦惟恐君

上不知今叙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說忘其勞

苦○朱曰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

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

為如何哉夫古之人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

父子之相語無以過此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

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勢也歟

我徂東山惓惓徒刀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莫紅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剛攸蠋蠋

高立者蠋音烝在桑野敢都回彼獨宿亦在車下

程曰東山所征之地曹曰軍法右背山陵前左水

以為○毛曰惓惓言久也陳曰惓慢也○孔曰

固○毛曰惓惓言久也陳曰惓慢也○孔曰

零雨零落之雨。○毛曰濛濛雨貌。說文曰濛濛雨也。○王曰

止使人毋為謂之勿。○毛曰士事也。○鄭曰行陳

也。○毛曰枚微也。孔曰微者其物細微也。大司馬

街之有繯結項中軍。蝓蝓蠋貌。桑蟲也。孔曰釋蟲

法止語為相疑惑也。○程曰烝猶云升也。

先引此詩。蛇烏木反。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見韓非子。○朱曰敦獨處不

陳曰弁在車中。李曰鄭謂烝也。其音訓久言久在桑野也。○朱曰敦獨處不

移之貌。○鄭曰獨宿於車下。王曰古之所以用車

所蔽倚止則為營衛與壘柵無以。○鄭曰序歸士

異兵械衣服之屬皆可以載其中。○鄭曰序歸士

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兩濛濛

然是尤苦也。董曰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惛惛不歸

其濛記其時也。范曰人之情憚往而樂歸於其

歸猶閔其下雨則其往可知也。程曰濛濛之時

愁慘。○蘓曰東征之士皆西人也。方其在東未嘗

不曰歸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范曰

征役久則衣敝制彼裳衣歸士之情也。程曰制衣

也。○東萊曰勿士行枚亦歸士之情也。自幸全身

而歸願勿從事於行陣而銜枚也。曹曰念歸之心

而自嘆曰彼蛸蛸者蠋則在桑野矣此敦然而獨

宿者則亦在車下也程曰蠋卷在桑葉中居如士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蠹力果

之寶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蠹音蛸反蕭蛸所交反在戶町

他頂腫反他短鹿場熠以執燿反以照宵行不可畏也伊

可懷也

毛曰果蠹括樓也孔曰釋草云果蠹之實括樓葉

瓜○陳曰施延也果蠹蔓生延施于宇下曹曰當

于宇之內矣○劉曰伊威者壁落間小蟲也無人

掃則出行于室蠹蛸者小蜘蛛也無人行則結網

當戶毛曰伊威委黍也蠹蛸長躋也○孔曰伊威

白魚者是也長躋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程曰町

腫廬傍畦壠為麋鹿之場也王曰町腫廬場者町

故廬以為場也○董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為區田

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腫間

分十道通人行○孔曰本草熠燿一名螢火陳

思王螢火論曰秋陰沉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也故

云宵行朱曰螢火夜飛其光熠燿也○董曰熠燿

明如螢故○程曰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

程曰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

零雨其濛其在外之久往來而勞每章重言見其

感念之深尤苦故於四章每言之而不已丁夫于

役田事遂廢室廬遂荒果羸以下是也在彼思念

其如此也○鄭曰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

足可畏乃可為憂思耳李曰此五物非可畏也○朱

曰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反古玩鳴

于垤田節反婦嘆于室灑掃穹窒我征幸至有敷徒端反

瓜若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鄭曰鸛水鳥也陸璣草木疏云鸛雀也似鸛而大

文曰鸛工與切小雀也引此詩鸛鳴于垤為據又

曰鸛呼官切鸛專岳蹠如鸛短尾射之銜矢射人

爾雅說鸛鸛鷓鴣與許慎同其音歡團福柔郭璞

云一名墮羿則鳴于垤者非鸛也當作鸛垤蟻封

也將陰雨則鳴○毛曰垤螿塚也將陰雨則穴處

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孔曰螿蟄土為塚以

上潤故螿避濕而上塚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

故長鳴而喜也○王曰垤是丘垤也○曹曰蟻知

將雨豫為垤以禦之而○鄭曰洒灑掃拚也類篇

除也穹窒窮塞鼠穴也程曰穹窒謂鼠穴穹窒者室所壅土也○程曰

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延蔓栗薪之上○

朱曰栗周土之所宜木。程曰有陰雨之候則婦

思念其勞而悲歎。鄭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又計其

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幸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

也念其將至而灑掃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望

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之所不取常在其所以比

君子之留滯不還也自我不見今三年矣。東萊

曰婦人洒掃以待夫之至顧見苦瓜繫於栗薪因

感其夫之匏繫於外嘆曰自我不見今三年矣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

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駉邦角反其馬親結其縞九十

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鄭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

明也歸嫁也。毛曰黃白曰皇。孔曰謂馬色有駉處

白曰駉。孔曰謂馬色有駉處縞婦人之禕也母戒

女施衿結帨。孔曰昏禮曰結帨此言結縞則縞當

禕謂之縞縞結也。注縞繫也又曰衿謂之禕注衣

小帶也。朱曰士昏禮曰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

之夙夜無愆而事此親結其縞之事然也。九十其

儀言多儀者。朱曰九其儀十其。程曰四章言歸



而及時成婚姻之禮人情之樂也倉庚之羽鮮明  
婚姻之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親結  
其縞女之親結之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  
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朱曰此言東征  
之歸士其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善矣其  
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曹曰新娶者  
猶甚善其配又况舊有偕○蘓曰周公既出而作  
老之志久别而復見者乎  
七月未還而作鴟鴞既還而作東山故幽風著此  
三詩以見周公出入之次而後列周人美公之詩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鄭曰惡四國者惡其流言以毀周公也。朱曰四  
國四方之國從管蔡之亂者。程曰幽詩七月陳  
王業鴟鴞遺王東山言東征破斧伐柯九歲昏刺  
朝廷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觀詩可見  
狼跋美不失其理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年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  
人斯亦孔之將

毛曰隋登曰斧說文曰隋孔說文曰斨方登斧也  
形狹而長也

○毛曰皇匡也將大也。○朱曰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曹曰或曰意詩人欲侈大其事蓋與血流漂杵同意不以文害辭可也。征之為言正也。王者有征而無戰不戰以正之。故初曰四國是皇皇亦正也。次日四國是吡吡者謂也。其勞甚矣。然周公之意蓋將使四方莫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破斧而缺斨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為公之為是以救其身而已。故為此詩者為之發明其心如此。學者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蘓曰使周公嫌於救

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則周公亦清矣。然而未免於小人也。○范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啟商以叛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周公東征四國是吡。五戈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毛曰鑿屬曰錡。釋文曰韓詩云錡木屬。○曹曰斧每與斧同用致破缺者豈四國之人樂吡化也。助周公如用鉏耰棘矜以攻秦者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音周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

斯亦孔之休

毛曰木屬曰鉢釋文曰韓詩云鉢鑿屬適固也鄭曰斂也

也○王曰適聚也聚而歸周也○范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

下和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

夫刺朝廷不知所以返周公之道○董曰朝廷者

人主所與大臣論是非可否之地詩人不斥言成

王而曰朝廷所以兼刺也○東萊曰觀金縢所載

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日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

大臣與國同體者也主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當

責而二公所當受也東萊曰王亦未敢謂公者蓋

方在未敢之時可以彼可以此使二公一旦迫之

成王從則幸不從則不繼矣大抵人君苟有未敢

之意且當培養使厚待其一旦翻然自悔可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妻如何匪媒不得

毛曰柯斧柄也○朱曰克能也○孔曰媒通二姓

不得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各有其道也  
朱曰此章之興以起後章之義詩之為體優游不迫有至於此者而學者求之於崎嶇感狹之中寸量銖較如治法律失之遠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覲之子籩豆有踐

鄭曰則法也覲見也之子斥周公也○爾雅曰竹

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考工記旄人為豆實三而

容實皆四升○爾雅曰瓦豆謂之登疏曰旄人為瓦器而云豆中縣○鄭云縣繩正豆之柄是瓦亦

名豆也○毛曰踐行列貌○程曰此章言其道○

縣音玄朱曰執柯以伐柯即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比王

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

則我得見公而陳籩豆之列將有日矣○曹曰誠

有斧矣則其所伐短長小大之則當視其所執誠

有禮矣則其所陳籩豆多寡之數當稱其所宜踐

重疊相踐履之意以見其豐厚也蓋周公之功大

當享備禮此乃所謂其則不遠者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反于通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

公之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

不速還周公也

九罭之魚鱒才損反鱒音房我觀之子衮古本反衣繡裳孫

毛曰興也爾雅曰縵罭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炎

日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陸草木疏曰鱒似

縵曰縵今之百囊網是也

鱒呼本反魚而鱒細於鱒赤眼鱒今伊洛濟潁鱒魚

也曹曰歐陽說九罭謂小魚之網則得之矣而以

者大網百囊九罭其小者耳鱒鱒皆魚之小者爾

雅曰統華板切注云今鱒魚似鱒而大鱒又云鮒鱒

鮒音必注云似鱒子赤眼鱒似鱒而大鱒似鱒之

子則非大魚可知又云鱒鮒音毗江東呼鱒為鱒

今編薄而寡力亦非大魚也然則詩人之意言九

罭之所得者特鱒鱒之小魚而已非魚之大者也

○釋文曰衮衣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為九章天子

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司服鄭注曰九章一

畫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續於衣六曰藻○程曰九

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散皆繡於裳

罭網之固密者鱒鱒魚之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  
鱒鱒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觀之子當  
用上公禮服往逆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李曰鴻鴈屬○毛曰遵循也渚小洲水歧成渚○

程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

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

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逆也使公不得其所於女

信安處矣則深責在朝廷之人也陳曰今公未歸其所於女朝廷

之臣信能自安處乎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爾雅曰高平曰陸。程曰不復謂未還舊職宿安

息也陳曰宿猶處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程曰此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

廷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以

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東萊曰成王既發金縢悔悟而迎周公其言曰惟

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所

望於朝廷者也首章曰我覲之子袞衣繡裳卒章

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

者也乃此篇之火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兩字偶

相屬遂以為過宿曰信之信故其釋二章三章或

以為西人語東人或以為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  
人深望牙上誠懇切至之意求一字之通而失一  
篇之旨學者苟能玩味程氏之說則詩人之心可  
見矣凡詩之體初言者本意也再言者協韻也於  
女信處本意也於女信宿協韻也詩亦有初淺後  
深初緩後急者

然大率後章  
多是協韻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蒲末反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

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丁四反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几几

爾雅曰狼牡獾牝狼舍人曰狼牡名獾牝名狼。曹曰說文云似犬銳頭白項。

高前廣後。陸璣疏曰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以誘人其猛健者去之數十步雖善兵者有所

不能免也。毛曰跋躡也。孔曰跋前。孔曰狼之老者

頷下垂胡。朱曰頷下。毛曰疐踳也。說文曰進則

躡其胡退則踳。極業。其尾進退有難。鄭曰公周

公也。程曰孫者避而弗居也。劉曰公孫。公也。

毛曰碩大膚美也。鄭曰屨人注曰王舄有三等

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

諸侯與王同復下曰烏禪下曰屨。○王曰：凡人所

馮以為安，故几几安也。毛曰：几，絢貌。孔曰：謂烏

之言，拘以為行戒狀，如刀。○程曰：周公攝政居危

衣鼻在屨頭，總縫中紉也。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

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

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穿羅縶，前跋後蹙，進退

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

此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

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

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烏几几然也。范

其德備者，其容亦盛。赤烏几几，則其餘可見矣。夫

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蓄

之，如火羊然，有欲故也。惟其可以蓄之者，是以亦

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惟聖人無

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

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

舜受堯天下，不以為泰。孔子厄於陳蔡，而不以為

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烏几几其致一也。○朱曰：公之被毀，以四國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弗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狼愛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鄭曰不瑕不可疵瑕也

孔曰瑕言玉之病疵亦玉病

○程曰大

舜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惟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躄不失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與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乎且以上二句言跋言躄安有几几不瑕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

狼跋二章章四句

幽國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毛詩集解卷第十五

毛詩集解卷第十五

五言集解卷五

三

